民國叢書

第五編

·63·

歷史·地理類

宋遼金史　金毓黻編著

宋代興亡史　張孟倫著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　張家駒著

宋之外交　謝詒徵編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黃現璠著

宋代興亡史

張孟倫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98272·1)

宋代興亡史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張孟倫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自序

愚承乏國立中正大學史學教席，所授有宋遼金元史一課程。顧以學者於宋代史事知之較悉，遼金元史史事知之較疎，故同爲一課程，而以講授謀便利，不容不分之爲二。因此前者寫成宋代興亡史，以明一代之成敗安危存亡理亂；後者寫爲遼金元史略，總括其事而明其梗概。先聖有言：「學于古訓，乃有獲。」故於成此宋代興亡史之餘，倘有不能已於言者：

宋承五代之陋，士人惟知苟榮貪位。范文正公出，始厲廉隅，振名節。由是士知廉恥，人懷自勵，敝風陋俗，爲之一變。今玆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昌言建國者，獨於廉恥喪亡，貪污滋熾，似尚不以其爲風化之所關，人心之所繫，非等閒比也。世之在高位者，有以風操自持，矯厲以明禮知恥，而變化人心，蕩滌汚俗，爲全國倡者乎！？此其一。

宋儒設教，以風範自操，以天下自任。學者從之，蔚成風氣。而分齋設科，尤切於事。以故士人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盛治之日，賢者滿朝；危亡之秋，義士蜂起。今之教育，專授知識；有以風骨氣節，楷模士類，而收化育裁成之效，如宋之大師胡安定輩者乎？此其二。

宋人議論意氣，昧於大勢，往往遂性狷忿，不肯從人，結黨相攻，互相傾軋。王荊公高出時賢，有超遠之見，而以執拗主之；元老舊德，亦務矯激。新法之行，遂以潰敗。吾國值此積衰之餘，各黨允宜捐棄成見，泯絕猜忌，同心協力，共進於強。若復堅僻自私，專是排擊，國卽不亡，而去亡不能以寸矣！此其三。

國無人不立，事無才不舉，宋代人才，極稱其盛，實緣人主愼於遴選，大臣樂於延譽，一秉至公，故克臻此。今茲建國，需才孔殷，然尙派系，篤親故，欲事有成，其可得乎？此其四。

人心好奇，世固有便鑿空，圖騁詭，競言古史，而爲世人所喜誦者矣。獨嚴復每勸人讀宋元明史，以爲「今日思想、風俗、政治，直接間接，可於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而獨無爲之者（本古籍舉要），良可慨也！昔人每言秦爲中國史中之上古與中古之一大關鍵，愚尤以宋爲近古與近代之一大關鍵。舉凡中古之政治思想，社會倫理，風俗教化，莫不經趙宋廓而淸之，矯而正之，而另示近代以規範，近代誠受其影響特深，而奉其一切爲圭臬者也。中國今日之文化與實情，已爲舉世所關切，然不求

其本，焉明其末；不探其源，烏知其流哉！茲於大戰之餘，書缺有間，倉卒此稿，尚容補正於異日爾。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張孟倫於南昌國立中正大學。

凡例

本書從政事之觀點，用史學之方法，期予歷史以新意義與新價值。故：

一、敍述宋代開國之有自及其對於後世之影響，俾讀者得悉歷史演進之程序，而於近代之思想、風俗、政治，可於宋代籀其因果律。

二、敍述宋代政治之興盛與衰亡，便讀者明瞭宋代之所以成敗安危存亡理亂及其相互之淵源。庶幾歷史成爲一種凡事凡理所從出之學問，可以經世，切合人事而爲現代時事評識之方針，一己接物處世之指導。不至讀史茫然，不明其與現實相互之關係。

三、本書之旨，既在予以歷史之新意義與新價值，俾學者於史事演進之中，認識歷史之法則：由史事以證現實，由現實以印歷史。故不備綜析或簡括敍述宋代之政事，猶復時加客觀之評論。惟評論雖云一秉客觀，未敢有所臆說；而見仁見智，既各不同。紕謬之處，尤所難免。博雅通達，幸教正之。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影印

目次

第三章 宋治衰亡

宋代興亡史

第一章　宋代開國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一　周室二主之賢啓宋一代之盛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昔人言之屢矣。顧大治不可一蹴而幾也，則大亂之後，尙有小治，由小治始轉入大治之境焉！試觀歷代治亂之相承，鮮有不循此軌跡者：周自東遷式微，經春秋而至戰國，大亂極矣；故必經秦之短暫統一之小治，方入漢而開四百年大治之基。漢衰經三國、兩晉、而五胡亂華，南

北分裂，大亂極矣；亦必歷隋之短期統一之小治，始入唐而有三百年大治之盛業。唐自天寶，迄於五季，紛亂已極。然自周太祖得國，世宗承之，庶政規模已具端倪；（小治）自是轉入趙宋，又見三百年之大治。譬之事理，人嘗賽跑激烈運動之餘，必先之以緩步扶行，然後方可休息而無恙。熱水瓶新用，必先之以溫水，然後注以沸水而無虞。史情事理，有同然矣！

五代之君，周太祖、周世宗，皆所謂賢德者也。其修德任賢，立綱陳紀，皆非其他君主所可及。使天假以年，統一大業，當可告成；然壽祚不永，則刱守之略，徒爲趙宋之所資耳。夫自天寶以至五季，紛亂日亟，綱紀倫理，敗壞無餘。迄趙宋興起，雖云國勢未盛，國土未張，然就綱紀倫理言之，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矣。凡此諸端，豈僅以宋太祖英文睿武之特起？實緣周代二主之賢，有以啓其先導也。玆分述之：

（1）宋太祖旣效周太祖之弑漢隱帝承祐而取天下，（郭威軍次澶州，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呼萬歲，因擁威南還稱帝。趙匡胤軍次陳橋，衆以黃袍加身，拜呼萬歲，擁之還汴稱帝。二者如出一轍矣。）復踵周世宗故智以取江南，臣吳越，平吳、蜀，滅兩漢；（孫光憲曾謂高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

時，始有混一天下之志。」（一）其鴻猷大策，且循周之故臣王朴所籌畫者也。卽宋開國元勳，如：趙普、竇儀、曹彬等，又何莫非周之舊臣？宋之開國治國，一切淵源於此矣！

（2）周世宗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愛能、何徽，以正軍法。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宋太祖師之，以杯酒而釋石守信等兵權，永弭天寶以來武人跋扈之禍矣。而世宗君臣義重，臨鄭仁誨、王朴之喪，慟哭盡哀，此趙普受知於宋太祖，卒至富貴之極，名雖君臣，情若兄弟；而太宗更本之以臨薛居正、李穆之喪，而痛哭流涕也！

（3）周太祖、世宗以世人廉恥喪亡，乃砥礪人心，以矯其弊。以故李崇矩不負史弘肇，而賢之，王溥祇知盡忠而相之，王環以不降而受賞，劉仁贍以抗節而蒙褒，嚴續以盡忠而獲存，張美以供奉而見疎。使天下之爲臣者，必盡其忠，而知國不可負，義不可虧。宋太祖之獎韓通，輕王彥昇，疎陶穀，實皆奉此爲張本。忠義之氣，見於俗陋之餘矣。

（4）周太祖在位，罷四方貢獻，毀漢室寶器，賑遂流民，釋唐俘虜，立斷讞，罷營田，是皆亂極生治之相也。世宗嗣之，於軍戎之餘，治律曆，定大樂（自元魏陳仲儒奏律準，至是幾四百年，始復見定樂

之法）審法令，修政事，任賢使能，撫養百姓。宋太祖承之，顯謨丕烈，如出一家，舉凡善政，盡胚胎於此矣。矧自唐玄宗以後，尊師重道，邈不可聞。周太祖崛起武夫，謁孔祠而拜其墓，九經版亦成於其時，（始刻於唐明宗）宋代文教昌明，學術蔚盛，有由來矣。

(5)宋太祖雖蹤周世宗之智以取天下，「而不能襲世宗連下三關、兵不血刃之餘威，以收幽燕尺寸之餘功……以遺謨三百年之子孫。論世之士，不能不歎息痛恨於世宗之早世也！」（讀史大略）且「周世宗命（唐）城金陵，儼然有以大保小之義。視宋祖以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相去遠矣。」（讀通鑑綱目札記）是周世宗之氣魄，且大於宋太祖矣。而世宗既服江南，推誠盡言，若保赤子，更爲宋太祖之厚待亡國君臣，備加優卹之所本也。

(6)然周太祖既四娶釐婦，世宗又立季崇川之婦，是皆夫婦之道不端者。至世宗縱柴元舅之罪，（世宗之父柴守禮與當時將相王溥等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稱十阿父。世宗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禮處之。嘗以小忿殺人，世宗知而不問。）父子之倫，尤是未盡。且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少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如孟漢卿以監納取稅死，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張順以

隱落稅錢刑，毫無顧惜，違背人道。凡此諸端，天將啓宋太祖而授之。若宋太祖初臣世宗，在軍中手不釋卷，世宗召而戒之曰「爲將者當務堅甲利兵，安用此爲？」此即史弘肇「長槍大戟，安用毛錐（毛筆）」語也。以故興禮謁孔，雖肇於周；興學尚文，終有待於趙宋矣。

二　弭大亂而開大治

(1)逆取順守

陳橋兵變，世引爲疑，查初白詩云：「千古疑案陳橋驛，一着黃袍便罷兵。」實則宋太祖之取天下，亦沿魏晉以至五代篡奪之故智。太祖受世宗厚恩，迺假借邊警，（假北漢結契丹入寇出師，受命而出，因變而歸，何嘗見有遼、漢之師？）隱爲符讖，（先是張永德爲都檢點掌兵，太祖隱爲「點檢作天子」之讖，置周主篋中。世宗發之，乃以匡胤代永德。）豫製黃袍，袖出詔文。是其處心積慮，早有安排，昭然若揭矣。

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腹心之寄，毅然部分，復入帳中密白。時值黎明，太祖正被酒而臥。要非

識、普受密令，察幾微，豈敢爲此？太祖非變値其時，黎明豈至被酒？前方臨敵而至黎明被酒，正因酒酣昏糊，藉以起事耳。

且太祖之遺吏入報其母也，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素懷篡逆，母后一語道破無遺矣。徵之周世宗時，唐韓熙載入朝歸國，唐主以中國大臣爲問，卽言「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是識太祖之衷心素志者，又不僅杜太后而已也。況事變之先，主少國疑，（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不僅中外有密戴太祖之意，卽殿前都指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亦成太祖之心腹。此與曹孟德、司馬仲達密養心腹，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又奚以異？陳橋兵變，尙得疑太祖之未預其謀也！

今姑一推太祖篡逆之心之起於何時？則高平之戰，匡胤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獨何得不致死力！」因之馳犯其鋒，漢兵披靡。其後受命伐唐，其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扣城門，又以王事，不肯奉命。太祖忠周之心如一也。蓋太祖篡國，雖曰早有佈置，實動於世宗崩殂、幼主卽位之時。故杜太后謂太祖「所以得天下，正由柴氏使幼主主天下；若周有長君，又安得至此」！誠哉！以魏、晉以來，篡

奪相承，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是時太祖不取，亦將有逼而奪之者！安可以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使其必得堯、舜、禹、湯四聖，而後可以君天下，則生民平治之期，殆無日矣！觀太祖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旣取之後，修文偃武，以虐代寬。故宋取天下，雖仍五季之習；而所以守治天下者，殆有以超漢、唐而追三代也。

(2)消滅篡弒惡俗

(a)獎忠抑叛

自曹操蓄奸謀而竊漢之天下，由是篡奪相承，迄五季而其風愈甚，然其所以若是其極者，風氣敝陋，無傑出者、起而維持之也。宋太祖啓運立極，撥亂反正。陶穀雋博雅辨，而奔競務進及進禪文，以故薄之，終身不獲大用，且疑其不能訓子。韓通謀率衆以禦太祖，爲王彥昇所害，太祖反罪彥昇，終身不予節鉞，而追贈韓通爲中書令，以旌其忠。匡義（太宗）嘗稱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當無過於范質者，但惜其爲欠周世宗一死。是宋初創業卽獎名節，勵廉隅爲何如也！

五代以來，武人跋扈，控馭極難。太祖旣以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復於苑宴罷王彥超等節鎭。於

是不得除之宿衛藩鎮之痼疾，一朝解去，預弭天下之禍源矣！

（b）心公志潔

太祖微行，羣臣以不虞爲戒。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大面闊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汝爲之，不汝禁也。」太祖公天下之心，已可概見。太祖廣東京城，既畢，坐寢殿，令諸門洞開，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是太祖代周得國，實爲消弭亂源，矯正、魏晉以來篡奪惡習，故坦直若此，而無慚德也！

太祖遵母后之命，舉神器傳之於弟，雖堯、舜授受，曾不是過。（以李唐之盛，而玄門喋血，烏能彷彿其萬一？）又友愛匡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匡義嘗有疾，太祖親爲灼艾，匡義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灸分痛。每對近臣言：「匡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得一張齊賢，亦留匡義異時相之。非存心至公，友于兄弟，能若斯耶？舍子立弟，誠有天下而不與焉者！自此至今千年，篡奪之風，於焉熄滅。雖以秦檜、韓侂胄、賈似道、嚴嵩、魏忠賢之跋扈專橫，究不敢謀位叛國。甚至康、梁維新，

猶言保皇，袁世凱奸險，孫中山革命，亦復優待清室，不加殺害也。

（3）樹立忠厚仁風

神宗嘗問王安石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安石上疏對之，其大概云：「國家累聖相繼；……寬仁恭德，忠恕誠愨，此所以天下無事，過於百年也！」今述宋初仁厚之政於次：

（a）加禮周室

陳橋兵變，太祖卽首誓諸將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拜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侵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諸將皆再拜。王伯厚以此誓比漢高三章之約，若時雨降，民大悅者，誠不虛也！（困學紀聞卷一五考史）

太祖「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遣官遷其神主，命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穎拜嵩陵（太祖）慶陵（世宗。）開寶六年，鄭王始殂，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太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諡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

陵。」（廿二史劄記宋待周室之厚）太祖復於太廟立碑，誓不殺柴氏子孫；柴氏之賞，直延與宋相終始。加禮周室，可謂備至。彼魏、晉以來，篡竊之主，肆行殘暴屠滅先朝苗裔之風，泯滅盡矣。

（b）厚待亡國

太祖不特加禮於周室，尤能厚待亡國之君主：

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迎戰，敗走，延釗執保權以歸。太祖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衞上將軍。

蜀主孟昶舉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備禮見之於崇元殿，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爲泰甯軍節度使，從官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太祖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至汴，太祖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毋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太祖之謂矣。

宋平南漢，有司繫其主劉鋹獻於廟社。太祖釋其罪，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衞上將軍，封恩侯。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

業，進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以觀太平之盛，不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錕，錕大慚謝。夫錕兇虐殘暴，數寇宋邊，太祖旣不忍遽伐於前，又復寬假於後，其含垢納汚，誠如瑾瑜匿瑕矣。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誡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以故江南陷日，士衆畏服，不妄戮一人。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裂，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太祖之視黎民，若慈母之於保子矣。

太祖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錢俶乃與妻子入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親宴幸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太宗）敍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夫「角力而滅其國，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獨宋初不然。……統計諸

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偽稱據之徒，歸降本非素志。況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國勢易搖，豈能無顧慮？及其主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此見宋太祖並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時之神威，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廿二史劄記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甚至反覆叛逆之趙保吉，太宗亦待以不死。而且生榮死哀，恩卹優厚。忠厚之至，迥非前代所及。」（讀史大略）此眞文忠公嘉定四年上疏，言宋朝治體「立國不以力勝仁，御民不以權易信，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也。於是元起朔方，天性殘暴，亦復優待宋後；至明太祖，更以不嗜殺而得天下。宋之有關近代，豈淺鮮哉。

（c）不殺大臣

哲宗朝章惇、蔡京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盡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聞問許將。將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超漢、唐者，以未嘗殺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欽宗在燕山，謂曹勛曰：「藝祖有舊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之不祥。」此宋立國三

百餘年，不見有殺戮大臣，殘酷人民之事，皆太祖忠厚開國有以啓之也。

（4）培養貞烈正操

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書美釐降，詩首關雎，易正乾坤，禮垂內則，皆所以明人倫之本，綱紀之首者。慨自平王東遷，周道盡廢，嬴秦焚坑，古禮愈以不備。漢興，高祖無賴，羣臣微賤，以故婚姻不論行輩，公主不諱私夫。曹魏父子，才氣放逸，馴至南北朝，君昏於上，臣淫於下，醜穢愈甚。隋雖統一南北，而荒淫如故，固無論矣。唐太宗命世之英，旣以撥亂，隋之行宮，促父起兵，復以兄弟之妻入侍左右。此高宗以父妾（武才人）母儀天下，玄宗以子媳（楊玉環）而爲太眞。降至五代，淫風熾盛，狂瀾之倒，賴以挽迴之者，其在趙宋耳。

宋之興，杜太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儀之正，蓋有以開宋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愀然不樂羣臣之賀升太后，所慮遠矣。厥後仁宗曹后，允稱聖母；英宗高后，女中堯舜；而哲宗孟后，理宗謝后，皆以賢著，實宋之特色也。此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亂，豈不卓然而可尙哉！

唯積重難返，宋初之於貞節，猶未甚重視之也。如范仲淹之子純祐早死，媳寡居，淹以門生王陶喪偶，命媳嫁之。且淹幼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及舉進士，復迎母歸養。夫宋士大夫矯厲尚名節，本自仲淹倡之，而於貞節觀念，却仍如是之薄。宋初風氣，可概見矣！王安石之子雱有心疾，與媳不合，擇婿另嫁。（澠水燕談錄）是安石文行甚高，尙無從一而終之貞節觀念也。然二程視之，却有不然者。近思錄：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伊川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人或孀居，貧窮無依者，可以再娶否？」曰：「祇是後世怕饑寒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由是崇篤是說，朱熹於友人陳師中妹壻之死，竟引「失節事大」之語，勸陳妹守節而勿再嫁。自是堅冰礪操，於焉成風，明、清兩代，貞節觀念愈形牢不可破。及新文化運動起，又以「吃人肉之禮教」視之矣。

第二章　宋治興盛

容休之規有餘

發揚之氣不足。

一　興盛述略

歷代建國，強莫如秦，富莫如隋，國勢莫如漢，國威莫如唐。唯宋太祖統一天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注〕除兩浙而燕雲十六州，契丹之據如故。益以李繼遷據西夏，黎貫割交趾，宋之國威不振，固已見於開國之時。然宋之爲治，氣象醇正。其君恭儉仁厚，其臣寬恕循禮；寬厚待民，恩禮接士，不殺爲威，不廉爲恥。以故人文蔚起，忠節相望，風俗粹美，好尙端方。蘇東坡天下奇才，議論卓犖。其上書論新法之不便有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

薄，不在乎富與貧。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是乃宋治之特色。以故聲明文物之盛，道德仁義之風，庶幾駕于漢、唐，媲美三代焉。

〔注〕五代諸國割據：北漢劉氏據山西，後蜀孟氏據四川，南唐李氏據安徽、江西、福建，吳越錢氏據浙江，荊南高氏據湖南、湖北，南漢劉氏據兩廣。經太祖、太宗兩朝，始次第削平。

二　人才之盛

一代之盛，繫於人才；人才之盛，由於遴拔。宋代人才之盛，蓋由朝廷精於遴選，人主慎於接待，大臣樂於延譽。

(1)朝廷精於遴選

(a)殿試覆試與三年貢舉

知貢舉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注〕邴安得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

悉委中書覆試。」太祖選士之嚴，可概見矣。

〔注〕陶穀唐末受知李崧。入晉崧爲蘇逢吉所陷入獄，穀厚誣崧於朝，反詆崧從姪昉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穀：入周爲翰林承旨，又於宋太祖受禪之頃，袖出詔文，太祖輕之。

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太祖乃擇終場下第並已舉者，親御講武殿，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殿試遂爲永制，宋治得人，有由來矣。

太宗興國初試士，有司失於掄擇，寘張齊賢下第。故自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皆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太宗自爲詩一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求俊彥於科場中，亦可爲致治之具矣」雍熙二年，（九五八年）試進士梁顥以下，有宰相李昉之子，參政呂蒙正之弟。上曰：「此皆世家，勿與孤寒爭路。」並下第。此其求賢之切，遴才之公，皆爲一時盛典，非後世考試行私，棄孤寒而鍾世家者，可比擬於萬一者也。

然選士之法固猶未備，率間四五歲，一下詔開科，多才之士，多至沈淪。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感尹洙周禮三年大比之言。乃以間歲之法易之，而試始有定期。及英宗卽位，乃詔三年貢舉，

後代遂爲定制。

〔注〕宋重科舉，科舉盛事以多：（一）呂蒙正、張齊賢同登太平興國進士，同登仕於太宗朝，同爲一代名相。（二）張詠、李沆、王旦、寇準，同榜進士，天下稱四賢。張知益州有聲，餘三人皆爲名相。（三）歐陽修知貢舉，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皆一榜及第。（四）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均不愧科名。

(b)范仲淹之科舉新法

范仲淹秉弘毅之器，具先憂後樂之志。故其爲政，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宋代之士藐視漢、唐取士之制，亦直取法三代。）仁宗慶歷四年（一〇四四年）乃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本道使者，選擧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藝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利、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而罷帖經（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爲通。）墨義。

自唐以詩賦括帖取士，〔注〕雖亦求賢之途，未免浮華失實，迂疏無用，所謂束以聲病，專於記誦，何足以盡人才！宋初仍之，而棄身心性命修己之大原，錢穀兵刑治人之大略，先王內聖外王經世濟

時之學不講，欲求治臻於盛，蓋亦難矣！仲淹意在育取實才，以資國家之用，故復古勸學，行科舉新法。蓋科舉乃國家得才士人進用之唯一切實之法。教士於學，則州舉本於行實；試先策論，則士子留心治亂；考問大義，則執經者不篤於記誦，庶幾士習正而吏治盛矣。乃執政者以爲不便而罷之，宜宋治之未臻於鼎盛也。

〔注〕唐無綱常，明經取士，當以墨義括帖，束縛人心。求其記誦，著其義疏，則尙可以作人之君耶？故其立學與科，皆重詩賦，使天下之士趨於浮薄利祿。雖大儒楊綰輩取，消進士之科，先經義，後詩賦，終亦不行而已。

（c）胡瑗之教著爲令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范仲淹模範宰相，胡安定模範大師，其致力敷教，皆足以肩天下之重。胡瑗爲湖州教授，時承五代之後，風俗偸薄，而尙聲律浮華之詞。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子弟，子弟亦敬先生如父兄。其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所以明體，擇學生心性疏通，有器局能任大事者入之；治事所以達用，一生各治一事，分政治、經濟、水利、農桑、兵制、刑法等科。教授二十餘年，皆敦實學，以培國本。慶曆中興太學，詔下

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學者稱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門人之在朝者，皆直溫節諒，純明淵篤之良臣：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呂希哲、呂希積等皆是也。

(d)歐陽修之立按察尙古文

歐陽修知諫院，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之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之名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富弼、范仲淹、復請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年），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蓋宋初雖設監司轉運，而察吏之法未備。至是選內外朝官爲按察使，察吏之典詳矣。而范仲淹定磨勘，則考官之法愈密；（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淸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定蔭子，則任子之恩愈殺。（時恩蔭太廣，凡聖誕節及三年南郊，皆聽一人奏，而特恩尙不與。及范定蔭子法：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之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始得蔭。）其課勞績，淸仕路，皆足以審官而任材，

開孤寒而寒冒濫也。然諸法之行，人情未順。按察舉劾，衆心既多不悅；磨勘蔭子，僥冒者尤所不便。於是謗議起而法不行矣。

宋承五代淫濫之後，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駢扇浮薄，重虧雅俗，以此取才，何足以備治具之意！雖因張方正之言，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斯文。凡爲時所推譽，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譟於馬前。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科場之文，爲之遂變。是科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皆及第。夫文章關乎一代氣運之盛衰；況科舉之文，國家所以取士，士子習以爲業者，則所關尤大。豈僅取士子之能文？特藉文以叩其才能器識，取之用之，以輔世長民，匡世立事耳！〔注一〕當時文風險怪，得歐公以痛抑之，文體漸歸於正，士習爲之一變，是故唐之文教，昌黎挽之；宋之文教，歐公持之。其翼聖道，振民風，爲何如也。〔注二〕

〔注一〕 如仁宗讀蘇軾、蘇轍制策，喜而歎曰：「奇才！奇才！朕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軾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理宗親拔禮部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注二〕文章之變與政通：三代上世，六經渾厚。自是東周、嬴秦、兩漢，左氏春秋，賈、董、班、馬之文，猶復昌明盛厚，而有典禮軌物。至於建安七子，文詞華靡，不過風雲月露，雕蟲篆刻耳。迄於六朝，流蕩淫靡，文體愈不堪問。昌黎起八代之衰，煥煥乎殷周之文矣。然而五代承之，文運中梗。宋興，歐公挺生，以時文險怪，乃痛抑之，士習一變，正國運隆盛之日也。朱熹嘗與門人歎論科舉文字之弊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然東晉未嘗以文取士，文出私人之作，天下未必盡同，其禍且不可言；況科舉取士之文乎！

(e)王安石之專經取士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才，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先除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是於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實開後世經義取士之始。嘗言：「士少壯時，正當講求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其論士以器識爲先，而去聲病記誦之陋，識見高人遠矣！然王氏新經，專尊己說，而非孔、孟之遺訓，欲以此一天下之士，使崇私學，樹黨羽。葉祖洽對策阿諛，竟擢第一；孔文仲譏薄時政，竟罷制科，外託正論，曲售奸回。

為司馬光通鑑，而禁讀史；爲蘇、黃酬唱，而斥詠詩；爲一己三義，而託尊經。由是風氣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寬簡呂蒙正，方潔張齊賢者出于其門，而所錄皆險邪奸小，兪㮚、蔡嶷之輩，阿俗趨時，誣賢陷善，宋治轉入衰敗之期矣。

（2）人主愼於接待

宋太祖創業垂統，以禮示天下，屈己待人，推誠接物，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隨形聲矣。太祖嘗召竇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髮有曰幘岸幘露頂也）跣足（赤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召而後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是見近臣，未嘗不冠帶。此不僅見竇儀有直諫之風，而太祖之優賢禮下，更非漢高狎易大臣、侮慢儒生者，所可比擬於萬一也。

趙普受知太祖，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之。名雖君臣，情若兄弟：太祖數微行過普家。一日天雪，太祖依舊而至，設重裀坐地，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普疾，太祖幸第撫問，賜賚加等。以故定策佐命，樹建功勳，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誠難得也。

太祖、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不以崇高自持，薛居正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及卒，太宗親臨其喪，爲之流涕。

李穆，自太祖以來，歷事兩朝，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及卒，太宗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玆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李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太宗必遣使賜宴，奏御必使坐，延見恩禮甚厚。眞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眞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辭謝，上不許。

眞宗見呂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所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端疾篤，眞宗親視之，撫慰甚至。優禮耆舊（端輔太宗有致治太平之功）爲何如也！其後端諸子，多不同處，質舊第於人，眞宗憐憫其貧，出內庫錢贖還，令其聚居。皆明主優待先臣，激勸後人之盛事也！

王旦多疾，眞宗許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以疾求罷，帝命皇子出拜，旦惶懼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疾篤，帝親臨問，調藥並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二三至。及卒，痛悼不已。

王曾遷翰林學士，眞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

卿勿以我爲慢也。」其尊禮大臣如此！

呂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仁宗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降詔：「古謂髭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召見，敕乘馬至帝門，命內侍取兀子（有倚曰椅，無曰兀。）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勿拜。

富弼以言新法不便，致政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神宗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興建，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受敬如此。

神宗待王安石：因其稱疾，則諭起之；因其求去，則不許之。帝曰：「自古君臣，如朕與卿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新法之行，舉國攻其不便；神宗於安石，猶復心孚意契，言聽計從。甚至委曲遷就，以全留行之體。待安石之厚，可謂至矣。

熙甯四年（一〇七一年）遼人言三州地界，下樞密詳議。神宗仍以手詔訪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使條上北伐事宜。諸公奉詔上疏，各言新法之弊。按此時四公皆以故出判諸郡，不與廷議；而國有大事，仍手詔商榷。宋之倚信老臣，可謂不間遠邇矣。（讀史漫錄）

高太后以文彥博宿德元老，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

哲宗時，呂公著以老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以朝，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及卒，高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司申國公。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榮盛孰加焉。

徽宗初卽位，范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旣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識一面足矣。」

辛次膺知樞密院，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孝宗呼其官而不名。

孝宗眷遇張浚尤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

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孝宗擇日臨奠，子安節固辭，乃止。

宋以忠厚開國，君待臣旣極謹厚，臣報國亦許忠貞。上下相感，政是以盛。以故仁、英諸朝，名賢輩

出，吏治循良有事之秋，尤多慷慨徇國者也。唯以給賜優裕，恩賞猥濫，非僅開倖進之門，且徒耗無窮之費。況自南渡之後，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號備三公爵極師保，至使人主避席下拜，待以不名。於是上下無章，綱紀大亂，非復太祖以禮待下之原意，宋其亡矣。

(3)大臣樂於延譽

周成王曰：「舉官其能，惟爾之能，稱匪其人，爾惟不任。」蓋大臣輔國，其任至重，求賢舉善，宜若不及。成王之言，蓋欲大臣以得人爲務也。宋之大臣，多有樂於延譽人才者。此陳亮淳熙中上書，歷詆慶曆諸臣無助於國，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爲有合於因革之宜也。

(a)密薦不使人知

賈黃中典貢郡，多柬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素重呂端爲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太宗，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時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多所引薦而不言使人知，實人之所難也！

王旦爲相，賓客滿堂，察可與語，與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

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薦賢而不市恩，眞宰相器也。

王曾進用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王曾進人，不僅他人無得而稱，卽仲淹亦所不知，誠可謂至德也已矣。

呂公著爲相，一切持正，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是更難矣！

范純仁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籠絡天下之士，使知出門下？」純仁曰：「但欲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尙書左僕射陳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孝宗，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及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孝宗因以爲右相。尤敬朱熹，屢嘗論薦。（俊卿卒，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以報知遇也。）熹集理學之大成，允文爲宋之長城，（采石之功）俊卿薦賢之功，不僅裨益孝宗勵精

恢復之治也。

（b）以人才爲急務

石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人有善卽推薦之。是知熙載立朝，喜薦善人，宜史氏以宋治日盛，歸功此輩也。

張齊賢爲相，喜提獎寒雋，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

晏殊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殊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擢歐陽修爲諫官。

韓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爲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

歐陽修以德行文章高一時。平生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卒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屛處，未爲人知，修卽遊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皆得進用。而宋之儒學大闡，文教愈昌明矣。

張浚為南宋中興名相，多所引薦，從朝列臣，皆一時之望，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知人。

趙鼎吸引善類，唯恐不及，若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人之明。

虞允文天性公忠，達於政事，為相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而其疏請薦儲奏留胡銓，謂朱熹不在程頤下，薦梁克家靖重有宰相器。是皆基於薦才自任，故有如此之達識也。

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

(c)宰相以用人為能

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來京謁見，必詢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分門別類。及

朝廷用人，卽取之袋中，故所用皆當。或謂蒙正無功績可紀。然蒙正嘗自言：「我誠無能，但能用人。」大抵爲臣莫重於爲相，爲相莫重於薦賢。宰相能用人，又何必功績自己出耶！至呂夷簡爲推官時，卽知其有相才；富弼方十齡，卽知其他日名位勳業。夫聰明以知人爲貴，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

(d)舉才內不避親

曹彬疾，眞宗問以後事。對曰：「臣無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爲將。」眞宗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進用。曹彬，宋之良將，蒙正，宋之賢相，皆能內舉不避其親，其心之公，允與祁奚薦祁午，謝安薦謝玄媲美矣。

司馬光有言：「爲政得人則治。」蓋人才國家之楨幹，國非賢才無以致治，賢才非舉拔無以效用。凡賢才隱伏之時，亦如騏驥之伏櫪，明珠之投暗，在上者不予薦舉而拔擢之，終當大屈才能，無脫穎展長之日。是固賢才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幸。宋代人才之盛，〔注〕大臣之樂于延譽，實其一因也。

〔注〕宋代人才之盛，如：太宗朝，剛直則王禹偁、寇準，昌言則田錫、張齊賢，方正則李昉、呂端，寬簡則呂蒙正，恪雅則錢

若水。神宗朝，元勳重望，則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呂公著、范鎮，命世大儒，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

三 母儀之正

易稱男子正外，女子正內，內外正，風俗之原，政教之本也。宋興，杜太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母儀，以開基業。其後聖慈光獻曹后，擁祐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後，若高宗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戚內寵，均無禍患，蓋亦難矣！

(1)太祖之母杜太后

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倉卒一言，道破太祖心事。是謀國大事，太祖早奉賢明之母教矣。及尊爲太后，后愀然不樂曰：「天子置身凡庶之上，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是眞知爲君之難，而所以訓太祖者，可謂至矣。而遺命立長君：太祖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非知社稷之至計，深謀遠慮，能如此預定神器

之傳乎！

（2）仁宗曹后

仁宗曹后，太尉曹彬之孫也，天性慈儉。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遊，后寬容與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㩜周盡。追入爲嗣子，贊策居多。英宗卽位，尊后爲太后，感疾，詔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涉經史，中外奏章日數十上，援以處決，一一能綱紀之。有疑未決者，則請宰臣韓琦輩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英宗疾瘳，乃撤簾還政。〔注〕神宗立，尊太后爲太皇太后，神宗用王安石變法，后語以祖宗法度，不可輕改。神宗有意燕、薊，已與大臣定議，后諫以生靈所係，未可苟取。蘇軾以作詩繫獄，后違豫中聞而救之，因以得免。后之仁慈柔順，誠非歷代母后所能及，盛德之下，允稱「聖母」矣。

〔注〕　曹太后權同聽政，英宗因疾倨謾，至兩宮遂生嫌隙，賴韓琦、歐陽修悉心調護，危言激切，母子如初，誠難得也。設使陳平、周勃、長孫無忌、李勣有此氣概，則漢、唐何至有呂、武之亂？宋代大臣氣象之淳正，允非漢、唐所敢望焉。

（3）英宗高后

英宗高后，生神宗。神宗崩，太子嗣位，是爲哲宗，年十歲，高太皇太后同聽政。親進君子：起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程頤等，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罷退小人：出近侍，拒蔡確，貶呂嘉問、邢恕。罷除秕政，黜保甲、方田、市易、養馬法，散遣修京城役夫，禁庭工技，減皇城覘卒，止造軍器，皆所以順民心而協人意者也。以故垂簾治政，萬象一新，致成元祐之治。又抑外戚，不復從父高遵裕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獻媚自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得報，中夜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則幸矣。先帝骨肉未寒，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不見外家男女（后疾，謂呂大防、范純仁曰：「試問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非其心至公至正，至淳至明者能之乎！而爲哲宗擇孟后，先教之以女儀，使執婦禮，然後正位宮中。其不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爲何如也！后語哲宗曰：「得賢內助，非細故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事有變，必此人當之。」何識見如此之深遠而的確也?!以故臨政九年，朝廷淸明，華夏綏定；而雅性謙克，不御正衙，人以爲「女中堯舜」，宜矣！

(4)神宗向后

神宗不豫，向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倉卒晏駕，向后獨決策迎端王。夫神宗寢疾，哲宗幼冲，羣奸謀變，貪定策功，（邢恕、蔡確謀立岐王，以要後福。）若非后之贊助維護，儲位易矣！哲宗無嗣，幼君未立，向非后之決策，斷不能阻章惇異議，國本搖矣！若乃后之甘處後殿，力敕向族，其不嬻分，不攜公，尤屬難能之至者！

(5)哲宗孟后

孟后幼受女儀之教，能執婦禮。長值國有事變，顛沛流離，廢立至再，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迎立康王，（高宗）愛如己出。苗傅、劉正彥之亂，朝野震驚，復義正詞嚴，使朱勝非居中返正，張浚等慷慨誓師，旋轉之間，卒誅劉苗，而復高宗之位，可謂有安社稷之功矣！先是宣仁（高太皇太后）既崩，哲宗親政，任用新黨，蔡京、蔡卞修神宗、哲宗實錄，力詆舊黨而是新法。高宗感后（時稱隆祐太后）之言，（后謂高宗：「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改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乃重修實錄。由是二史得正，曲直得眞，國是定而

國本固矣。

（6）理宗謝后

謝后父早世，家產益破壞，后躬親汲飪。理宗即位，后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楊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高太皇太后爲哲宗選孟后，楊太后爲理宗選謝后，重女德不重女色，雖理宗亦不能奪，具見宋代立后一貫不苟之精神。甚至宮中亦相竊語，是立后尙德之成爲風氣，故敢肆言皇后之眞假耳。（明代選秀女之制，妃后多採之民間，實本於此。）后旣立，賈妃專寵。賈妃薨，閻貴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略不介懷，此何等氣量？宜太后深賢之，理宗禮遇益加焉。此後國步艱難，宇內分裂，后志存社稷，力救時艱，雖卒勢窮力屈，身爲降虜，然亦賈似道、陳宜中輩之誤國，致危不能持，顚不能扶耳。

三代而後，漢、唐稱盛，然皆女禍深深，致遭亡國之痛。惟宋之興，獨受女后之福。杜太后旣開創業之基。宣仁復致元祐之治；（注）隆祐旣開中興之運，謝后復濟危亡之艱。孝宗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者，蓋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注〕宋當熙豐小人相繼入用之後，苟非高后繼以元祐之治，則靖康之禍，當已見於中原—當汴京陷落之時，如非元祐治績在人耳目，又將何以開建炎紹興之中興。高后之功，爲何如也？！

四 士存正氣

時至五季，風衰義喪。宋太祖目擊心傷，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褒韓通，輕陶穀，足示意嚮。厥後范仲淹矯厲尙風節，胡安定、孫泰山行爲世法，以師道明正學，王禹偁、歐陽修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風氣一變，士存正氣，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尙。及其末造國事雖非，而勤王赴義者，觸處皆是，善俗作人之效，至此而愈睹矣！

(1)正大伉直

至道元年（九九五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咸平五年（一〇〇二年），眞宗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自謂富庶，願與侍臣共擧一

觴。宰相李沆避席數四，訖不受酒。退謂同列曰：「天下庶事，尚多未理，人主豈得言治安！」太宗、眞宗之時，宋治稱盛；而蒙正、李沆爲相，伉直正大，以格其盛滿之侈心。此賈誼積薪厝火之喻，亦禹、益陳謨之意也。眞宗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爲最先！」眞宗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之輩是矣。」一夕，眞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凡此皆非臣子所敢言行於君主之前者，而沆言之行之，風力之大，可概見矣。眞宗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敢效尤！」此尤見其正大光明，故痛詆阿諛人主之小人如此也！

張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其澹然名利，風骨凜然，誠宋之奇才也！詠之所至，以政績聞。尤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在益州平流寇，富倉儲，恩威並著，蜀民畏而愛之。其立朝侃侃，尤著大節。方疾，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臣之頭置丁氏之

門以謝謂」忠讜之節，至死不渝，其風骨為何如也?!

眞宗時，宮觀皆以輔臣為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傅會眞宗意，詔以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王欽若。眞宗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據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時方附和欽若祥瑞以固寵，曾獨正言不受會靈觀使，詞直氣和，了無所慴，此之所謂大丈夫矣!曾在朝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薰其正色危言，使人不敢窺覷有如此者!眞宗崩，丁謂與奄人雷允恭內外交結，欺幼主，惑太后，恃勢專恣，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禍端起矣。獨曾正色立朝，誅雷黜丁，然後朝廷淸明，有開仁宗之政，曾誠中流砥柱也。

馬知節將家子，又能好學，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眞宗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千載而下，聞其風者，猶敬畏其正直矣。

參知政事魯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眞宗書殿壁曰魯直。仁宗初，貴戚用事者憚之，(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仁宗前折之。）天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其克供參政之職，已可概見。尤足述者，眞宗崩，仁宗卽位，章獻劉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太后臨朝，問：「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凡此陳言，誠足以銷大奸，弭大亂，而抑劉氏僭逼之心，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趙抃剛介正直，仁宗時，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有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蓋抃長厚清修，言論直諒而不激詭，抱負忠貞而不剛褊。故其風裁氣節，極非尋常所能及。觀其日所爲事，夜於露香以告於天；入蜀之日，一琴一鶴自隨。如此治心緊嚴，持身閑雅，宜其威望磅礴於天下也。

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

謂，一切絕之。其待人公平，律己嚴切如此。故至今千年，雖庸夫孺孺，猶頌「包龍圖」，則公之事業人品，所以炳烜千秋後世者，方興而未艾；更何怪當時王韶經略熙河，番酋乞賜包姓為榮也。且拯為政，推本忠厚，不尙苛刻（按察使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刻相高尙，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又上疏請去刻薄。）於嚴肅中寓和惠之意，豈察察為明之徒哉！宜其清風亮節，名播萬代也！

范鎮在仁宗朝，因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又得暴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不顧死，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鬢髮盡白，仁宗深知其忠。神宗時，論靑苗之害，疏五上。王安石持其疏至手顫，及致仕，蘇軾賀曰：「身退而名益重。」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福，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夫不顧一身之死，不計一己之名，奮然言人所不敢言，而惟以生民休戚為念，其純德高節，巍然如此。宜史稱其「清白坦夷，篤於行義，口不言人之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也。

陳禾上書劾童貫、估寵專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其衣，請畢其說，衣

襟落。徽宗曰：「朕衣碎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故引裾盡言，有諍臣之風焉。

(2)大義精忠

(a)一般之忠義

金人圍懷州時，知州霍安國捍禦不遺餘力。及城陷，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殺之，一門無噍類。

汴京既破，金人逼欽宗及上皇易服，支部侍郎李若水抱欽宗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敗面氣結仆地。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駡爲劇賊，而不絕口。監軍撾破其脣，噀血駡愈切，至以刃裂頸斷食而死。故曰：靖康之禍，能仗義死節者，在內有李若水特立不屈，在外有霍安國挺然不臣也。

宗澤忠直好義，智勇兼備。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屢戰克捷。及保守京師，力備守禦，才請高宗還汴，謀復二帝，躬冒矢石。以故中原豪傑，所在響應。金人畏之，呼爲宗爺爺。而汪伯彥、黃潛善嫉

忌而牽制之，致積憤發疽，大呼渡河而沒。忠義不伸，良可慨也！

岳飛忠義，出於天性，曉暢兵法，御軍嚴明，以故所向有功。既平李成、（以數十萬之衆據江淮湖湘十餘郡）楊太（據洞庭甚強悍）諸盜，復敗劉豫之師，內難既平，力圖恢復，郾城之捷，中原大震，方期痛飲黃龍，而秦檜主和班師，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檜以飛不死，終梗和議，遂誣殺之。以忠受禍，嗚呼冤哉！

金再犯闕，勤王之師，無有至者。張叔夜聞召，即率子轉戰而前，以孤軍入衛。金人議立張邦昌，叔夜誓與國存亡，不肯署狀。及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界矣！」乃蹶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義澈始終，於國無憾矣！

汪立信忠義之懷，始終一貫。以論天下之勢，宜惜時以趨事功，不應玩歲以酣歌嬉傲，致忤賈似道，久遭廢斥。及元兵大舉伐宋，賈似道督軍，立信復受詔不辭，欣然就道。及事不可爲，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乃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扼吭而卒。就節從容，何其俊偉若此也！

(b)程門弟子之忠義

程門設教，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旌別善惡，使有勸恥。以故建炎中興，程氏弟子，莫不負國自任，砥柱中流：李綱、（楊時師友之間）高宗即位，首召爲相，修內治，整邊防，講軍政，力謀興復。以爲汪伯彥、黃潛善等所阻，居相位僅七十日，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其忠君愛國若赤子之慕其母矣。趙鼎（從邵伯溫游，）張浚（從譙定游，）中興名相，共圖興復。鼎主先固國本，後復敵仇，見忌秦檜，斥逐遠徙，至死猶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張浚養正直之氣，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復攘勁敵，降劇盜，愛君憂國，始終不渝。

程門弟子，均成民衆喉舌，反抗惡勢力之領袖，反抗外族侵略之急先鋒：太學生陳東、高登，（楊時門生）以羣小亂政，外患日深，伏闕上書，請誅國賊蔡京、王黼、童貫、李邦彥、白時中等，而罷汪伯彥、黃潛善，以用社稷之臣之李綱。請毋棄河北，請勿幸金陵，請治諸將不進兵之罪。無不義奮勃發，慷慨激切，軍民從之者數萬，搗壞登聞鼓，喧呼震天地，東竟遭構陷論死，與布衣歐陽澈從容就義，了無難色！劉安上（受業伊川）面奏蔡京罪狀數上，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己頭以謝京，風骨峻峭，爲何如

也！晏敦復，（學於伊川）鯁直無所顧避，秦檜倡屈許和之事，敦復與爭甚力，復廷爭之。許景衡（伊川浙東生）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燕山之役，力言董貫不可用，且列舉其罪數十條。楊時爲程門正宗，凡所論列，皆切世道。金圍太原，姚古擁兵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政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以及發兵反抗金人之馬伸、（伊川弟子，金陷汴京立張邦昌，伸乞存趙氏，復嗣君位。又奏汪、黃罪惡，致貶逼近敵人之濮州酒稅，死道中。）郭忠孝、（伊川學生，反和議，復條上戰守十餘事。金人犯永興，城陷，與經略唐重死焉。）尹焞、（伊川學生）無一不出自程門而反抗與金言和之十四人中，即有十三人爲程門弟子——朱松、胡寅、胡甯、尹焞、呂本中、魏杞等以故程門弟子，金人恨之最深，金兵所到之區，即程學滅絕之地。（金兵先至直、魯，直魯一支，僅馬伸有弟子，且皆南行。次到河南，謝良佐、呂希哲等，無不南逃。）是知程門弟子，質直弘毅，實體力行，才猷皆可經邦，風節皆可厲世，雖艱難險巇，而不負其所學也。

（C）亡國時節義之臣

教化者，國家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時至五季，世衰俗敝，由來久矣！趙宋之興，太祖深知廉

恥喪亡之不可立國，首尙名節，以爲天下勸。自是名臣大師，無不尙風操，厲廉隅，士習旣優，風氣以盛。以故亡國之日，忠義蜂起：

丞相文天祥、陸秀夫，將軍張世傑，通判趙昂、張日中，制置李庭芝、謝枋得，統制王安節，都統姜才，參政陳文龍，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鑣，無爲守趙淮，潮州守馬發，信州守唐震等，皆其彰著者。其他平時篤信好學，有事守死善道者，尙多有之，難容一一敍述於此也。

五　民懷忠義

三代以降，風俗粹美，東漢而外，首推趙宋。蓋宋爲君子之國，君臣上下，厲節以相交，懷義以相接，下之應上，猶影響也。積蘊旣深，民氣自偉，其所由來者漸矣。

(1)三河人心之戴宋

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

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高宗亟還京城，以慰安人心，而繫四海之望！

高宗初立，李綱兼御營使，以料理河東、河北為急務。言「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兩路士兵民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置司遣使以撫慰之，則其忠義之心，可資為禦敵之力。」又言：「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內應者！」

張慤知樞密院事，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兵抗敵。」

宗澤中興名將，其圖恢復，據形勢立堅壁，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執政請下令禁止山東羣盜勤王，澤疏言：「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效義之心哉！」又疏言：「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

至。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宋自靖康受禍，建炎中興，張所、李綱、張愨、宗澤等皆奮然而爲收復之計，僉以三河爲汴京屏藩，國家根本，其間忠義士民，聚兵自守，擁樹豪傑，以爲領袖，莫不引領南望，以應王師。故主撫而用之，則士民之氣，不戰自倍，中原之地可漸復也！其後岳飛用兵河南，兩河豪傑李通、胡清、李寶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蓋中原地雖割之於金，而人心猶戴乎宋，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之所恃者唯人心，乘其銳而用之，誠可直抵黃龍也。乃高宗逡巡畏縮，復爲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所沮，於是鴻猷擱遏，民氣亦銷，而宋偏安江左矣，可勝歎哉！

(2)舉國人民之忠宋

宗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又疏言：「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激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

里，爭先勤王。」高宗如其奮發有遠略，亟還京師，撫而用之，中興之業，可立啓也。

（3）誓志恢復之義士

宿遷人魏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躡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張文富遣兵捕勝，勝擊走之，追至城下，破城擒文富，民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勝益募忠義士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金遣將取海州，勝大敗之，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蓋自金有中原，人神共憤，魏勝奮義恢復，忠義響應，遂取海州，匹夫而克臻此，非明國家大義不能也！馴至孝宗之時，諸將以和議之故，皆無戰心；勝獨始終不渝厥志，拒金戰於淮陽，至力絕死敵，孤忠甚矣！

高平人王友直，志恢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勤王，進攻大名，克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友直無官守之責，而乘時崛起，義復中原，甫克大名，即遣使覲見，心存忠義，爲何如也！

(4)義憤起兵之匹夫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起兵爲濟王竑復仇，欲誅彌遠，至殺身而不悔。壬本匹夫，無官守言責，特激於中心，憤義而起兵誅奸，眞千古快心事也。

六　家積餘慶

風化之美，家道之隆，三代以下，莫宋若也！太祖、太宗以忠孝仁義勵天下，士大夫又爭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皆所以導世之具，而風化之本原也。以故政美於上，教化於下，世道家風，實有過於前代焉。

(1)義門同居

南朝之陳，建國本僅三十三載，而其宜都王叔明一支，獨歷隋、唐、五季以至趙宋，其裔陳兢，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是其訓教之有方，治理之有道，故能合數十百人爲一心，歷數十百年如一日，和氣致祥，光前裕後如此也！而太祖免其徭役，太宗貸之以粟，尤得風勸之道矣。

李昉爲相，修明庶政，深爲太宗所倚任。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宗族頗多，長幼雍睦。子昭遘、昭述，述遷尚書右丞。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從子昭遘累遷尚書，性和易不忤物，亦能守家法。故曰：宋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隳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

金溪陸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採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子九齡、九韶、九淵。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會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能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治家之法如此，以故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九齡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然兄弟三人，皆學行淵粹，爲學務窮本原則一也。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

閭。

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宗旌其門閭，並詔歲貸米千斛。盧州趙廣，慎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賑貸貧民。眞宗詔旌其門，以其同居四百年，詔蠲其戶雜科。又有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同居，均詔加旌表。

(2)忠孝之門

种放隱居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眞宗以張齊賢奏放孝行純至，簡樸退靜，乃下詔召之，以厲風俗。兄子世衡，少尚氣節，以放蔭補將，受知於范仲淹，立功靑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世衡子古、諤、診，皆有將材，明達孝義，關中號曰三种。孫師道、師中，老成持重，爲

世名將，名震天下。師道以勤王卒軍，師中以戰死報國，兄弟忠義，种氏世有奇才矣！

呂端爲相，器量寬恕持重而知大體。當世急務軍國大猷皆敷陳無隱。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失介懷。子蕃、荀，皆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孫晦、爲名諫議，三居言職，皆以彈奏大臣而去。至死猶以天下事勉司馬光，惓惓之忠，生死不貳。誨子由誠，剛正有家法。靖康時，知襲慶府，晝夜爲備，厲以忠義，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與其家四十口皆死難，是眞忠義傳家矣！

范仲淹具先憂後樂之志，以天下爲己任，其佐宋皆聖賢事業，勳德燦然，一代模範宰相也。性至孝而尙節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然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純祐尙節行，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純仁尤有父風，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子正平、正思，學行均高，以議父行狀事，爭就下獄。更是無忝祖德，忠義一門矣。

蘇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嘉祐間父子三人皆至京師，聲名大熾。士大夫爭傳其文，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兄弟二人，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軾三子邁、迨、

過，俱善爲文，過稱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族孫元老，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獎之，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亦蘇氏之秀也。

張浚之學甚正，故能於士大夫倡和議之時，正人心，拯遺黎，經略關陝，力圖恢復。子二人栻、杓。栻幼受仁義忠實之庭訓，以故立心平易，處事忠直，對君則犯顏直諫，治民則正俗明倫，病且死，猶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私，好惡公天下之理。大本卓然，宜天下傳誦之不置。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杓子忠恕，植立名節，不隕家聲，魏了翁許其拳拳體國似祖浚，撥繁劇似父杓，斂華就實則有志乎義理之學，嘗聞乎伯父栻之教矣。

趙善應孝於父母，友于兄弟，稱篤行之古君子。子汝愚，於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天下洶洶，獨奮不顧身，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其功至偉。聚族而居，所得廩賜，悉分與之，恩意均洽，人無間言。長子崇憲能守家法，天性篤孝，所至有惠政，可謂忠孝一門矣。

(3)福澤綿延

曹彬，爲宋良將第一，在朝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征蜀、囊中惟圖書衣衾，克金陵，兵不血刃。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清介廉謹，仁敬和厚。子璨、瑋、琮，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皆有父風，而為名將。孫翟亦能樹立，享富貴，而慈聖光憲，尤稱聖后。是其忠厚傳家，故能福澤綿延，蔭於子孫若此也。

呂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居相位，質厚寬簡，以正道自持，有重望。子從簡為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蒙亨舉進士高第，為光祿寺丞。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蒙亨子卽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第。夷簡當國柄最久，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為世名相。子：公綽，侍讀學士。公弼，甚似其父，觀文學士，後知太原府，夏人圍麟州，以公弼堅守得不陷。公孺，刑部侍郎。公著，位至宰相，以司空平章軍國事，一切持平，以應天下之務。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公著子希哲、希純，亦能世濟其美。希哲子好問，除尚書右丞相。好問子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孫祖謙、祖謨、祖儉。祖謙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祖儉受業祖謙，大府寺丞，上書訟趙汝愚之忠，並論朱熹、彭龜年不當罪斥，語侵韓侂胄，被貶韶州，

儉從弟祖泰，無官守言責，以布衣上書，請誅侂胄。欽州之竄，慷慨受杖。於是呂氏一門，不僅世家之盛，時所未有，而兄弟忠義齊名，尤足光哉！

王化基在中書，寬厚有容，喜慍不形，有長者之稱。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舉正之踐臺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之稱。元子詔，詔子珪，父子並尹兩京，克光前烈，人以爲榮，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宋與金和，洪皓出使留北者十五年，不堪其苦。金人啗以美官，略不動心。身在虜廷，而心在宋室，常以大仇未復爲恥。及其全節歸宋，又以忤秦檜被黜，竄死袁州，何其厄哉！然皓三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躋貴顯，皆以文章名天下。适爲宰相，遵終資政殿學士，邁終端明殿學士。兄弟鼎立，子孫森然。（适子九人：槻、柲、槮、槢、櫃、桴、榏、槺、梠）宋世備福，鮮有及之者。

第三章　宋治衰亡

姑息因循，

繁密狷狹。

一　衰亡述略

宋以忠厚開國，故其繼體之君，賢者仁慈，不肖者柔懦，姑息苟安，求其英明奮發，不多得也。宋以擁立而代周，取之旣易，防之自嚴。故其爲政，舉綱張目，繁委周密。一時臣下，莫不循禮守分，墨篤成規，不達權變；求其果毅跅弛之士，不易見也。宋初奬名節，厲廉隅，大臣以是耿介自持，譽謗自負，往往遂性狷忿，不肯從人，以至過中失正，不顧大體；求其廣大以容人之異己者，不常有也。嗚呼，此宋所以與外患相終始，肎辱遼、夏，機危於金，終亡於元，爲其衰滅之故歟？

二 太祖之英明豁達

宋太祖英文容武，容貌岸偉，器度豁如。故起介冑之中，首定大業。然以宋之國威不振，國土不張，乃有懲羹吹齏疑及太祖亦欠英明豁達者，茲且述之：

(1)太祖之英武

(a)太祖之佐征創業

太祖英武夙著，少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及入周，北漢來寇，世宗自將與漢戰於高平。將合指揮樊愛能等先遁，軍危。太祖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於是身先士卒，馳犯其鋒，漢兵大潰。乘勝攻河東城，焚其門。宜張永德稱其智勇也！南唐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清流關，太祖倍道襲之，皇甫暉等驚走，追至滁州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腦，並姚鳳擒之。蓋周世宗征伐，太祖實任先鋒之寄，笑許敵將成列而擒

殺之，宜其威名日盛也。韓令坤平揚州，南唐來援，令坤議退。世宗命太祖率兵二千趨六合，太祖下令曰：「揚州兵敢有過六合者，斷其足！」令坤始固守。唐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役也，將士有不盡力者，太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太祖豈僅雄烈過人，抑亦謀略技巧矣！太祖從征壽春，拔連珠砦，遂下壽州；從征泗濠，爲前鋒。時南唐砦於十八里灘，世宗方議以橐駝濟師，而太祖獨躍馬截流，遂破其砦而下泗州。由是太祖威名，大爲唐主所畏。世宗北征，太祖爲水陸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戰却數千騎，關南平。此皆太祖佐周從征不世之功也！

及太祖創宋，更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所謂躬御戎輅，親開太平者也！〔注〕

〔注〕羅貫中寫太宗英武之龍虎風雲會：「四海爲家，寸心不把名牽挂，待時運通達，我一笑安天下」！又：「見如今奸雄爭霸，漫漫四海起黃沙，遞相吞併，各舉征伐……我只待縱橫海內，遊覽天涯！」其微時語旨之間，已大異於尋常。「一笑安天下」，「縱橫海內，遊覽天涯」，是何等口氣！何等抱負！劇中載太祖不但拳棒精通，且深諳韜略，遣兵布陣，

極合古代名將之兵法。如「我命將遝三略，按兵行六韜，右白虎左按青龍，後玄武前依朱雀。」太祖神武天縱，爲我國有史以來不世出之英主也。

(b)太祖之善將安邊

世稱漢高善將將，不知宋太祖尤善將將。當時四郊未甯，邊寇滋事，幸太祖馭將，極得其宜：太祖知關南非李漢超不可治，而民訟其強娶其女，不償其錢，太祖責其人而遣之，而密諭漢超亟還其女，並所貸。由是漢超感泣，修理軍政，吏民愛之。是太祖善於調處，民將兩安之效也！郭進爲洛州防禦使，禁明令嚴，御下肅毅，軍校訴其不法，太祖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是誠善安邊將之心者，故可責其成功也。秦再雄、土司之豪，特爲蠻人所服，太祖擢爲刺史，自是荊、湘無復邊患。（荊、湘包山阻湖，蠻酋分據，恃險負固，時出鈔寇）用其才而治其地，因其豪而制其人，是乃上承諸葛之馭孟獲，下爲明代土司之權輿，安邊之上策也。董遵誨目不知書，嘗侮太祖，部下且訴其不法。太祖一不介懷，仍加優賜，用爲通遠軍，以當西夏，而夷落以定。大量御將，是誠創業之英主也！（注）

且太祖御將，勸懲黜陟，皆得其當：曹彬秋毫無犯，賞之；王全斌等貪酷，罪之。漢高以不吝爵賞稱

善將將，終以濫賞難繼而啓殺將之心；唯太祖賞賜有節，（曹彬下江南之功至大，太祖賜錢數萬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他日有功，何賞以繼？）故終其世而無叛將也。

〔注〕史稱太祖注意於謀將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備西夏得人，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拒北敵得人。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禦太原得人。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預為之備，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2）太祖之豁達權變

（a）太祖之大度

太祖道德純粹，質任自然。其從周世宗征伐，滁州之役，皇甫暉乞容成列，太祖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擊擒之，遂克滁州。時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杖鮮明。或曰：「如此則為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夫兵不厭詐，正宜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而太祖却磊磊落落，正

大光明，其施爲氣象，已高出前古，宜其崛起介冑，興建大業也！

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包含荒穢者若此，宜趙普爲之愧服，不敢復言矣。且普剛毅強勁，進諫每多訐直，而太祖一一納之，從無觸鱗取忤之慮，非大度有容，普得免於罪幸矣，豈肯採其說而行之歟！

太祖料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命何繼筠領精兵越石嶺關拒之，而授以方略，大敗之。此與魏武（曹操）之定合肥，命樂進守城，張遼出戰，大敗敵兵，如出一轍。而魏武却矜己善於料敵，太祖則歸功繼筠。其盛德大度，所謂「帝王自有眞」也！

南唐欲間宋之君臣，以銀五萬遺趙普，普白太祖。太祖以爲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命普受之。而於常數之外，密賚白金以遺普。於是唐之君臣盡皆震服，而敬太祖之偉度。太祖幸講武池，賜劉鋹卮酒，鋹疑有毒而不敢飲。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大慚謝。蓋太祖恢廓大度，量容宇宙，故能興建大業，削平禍難，使漢、唐之主慚服，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也！觀太祖遺將命帥，征討四方，一則：「叮嚀諸將，毋得侵暴」，再則囑以「吾當救此一方。」及凱

旋告捷，又哀攻城之際，必有橫罹禍害者。是誠天地同量，覆載無所不徧也！

至數爲微行，一任有天命者之爲天下主而不之禁；遵母教不以天下私其子而授其弟，（自來富貴逼人，帝王之家，以爭位而骨肉相殘者，不知凡幾。）是乃德量巍巍，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朱文公稱太祖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也！（參閱第一章心公志潔厚待亡國）

（b）太祖之權變

太祖達於權變，恩威並著。既以忠恕開國，厚待亡國之君臣；而於奸佞秉政，南漢宦官之龔澄樞、李托等則誅殺之。（先是潘美已戮南漢宦者百餘人。）太祖用刑，務從寬簡，惟贓吏棄市，一切不赦。如郭玘、陳郾、石延祚、桑進興等，數百汚吏，悉加顯戮，不少顧惜。太祖鑑於五季武人專橫，旣釋宿衞兵柄，復罷節鎮軍權；又以四郊未寧，乃優遇邊將，一切假以便宜處決，不拘各隨其宜，宜其首創大業，軍政與吏治交修也！

（3）無一能似太祖者

（a）諸侯羣臣無如太祖

宋得天下，與漢、唐之歷經百戰，戎馬征討異。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雍容委蛇，而登帝位者。所平四方，亦不過高繼冲之暴斂，周保權之幼弱，孟昶之奢佚，劉鋹之淫虐，李煜昏庸之徒耳！是當時諸侯，無一能如太祖者矣！

其佐宋開國，並無奇偉傑出之士，不過周之舊僚，守常偷安，苟且富貴者流。（五季羣臣，委隨成習。馮道、張全義，阿諛取容，反爲世人所尊尚。周世宗命羣臣著開邊策，除王朴有謀能斷外，——卽爲宋取天下之所本——極少可取者。）文臣如范質、王溥、魏仁溥因循簡默，爲相無所表異，固無論矣！趙普以謀國元勳，亦且患得患失，（普既背周附宋，及太宗問以傳國之事，又秉金匱之盟而言豈容再誤！實屬逢君獻媚之至。）因循苟安。（太祖與普計下太原，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普進取之策，普均勸沮之。）武臣如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碌碌無能而無統御之才，固無論矣！（趙普於太祖議奪方鎮之權曰：「諸臣碌碌，皆非統御才，脫軍伍有變，彼何得自由」。）曹彬爲第一名將，亦僅伐屏弱之江南，得遂其成；以伐契丹，則有岐溝之敗矣！（注）故張溥謂：「當時將相夾輔新主，號稱從龍，蕭必有殷才元德，卓犖其間，顧自今斷之，一無聞焉！」（歷代史論）以此而比漢之三傑，唐之十八學

士，有取天下之才，治天下之略者，不及遠甚矣！開國功勳，有關一代之盛衰者至大，宋初諸臣卑劣若此，國運幾何其不衰弱也！

〔注〕 曹彬、潘美此數人，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下之名將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昶之荒也，李煜之靡也，狃於偷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釋。河東差可自固，太宗親御六軍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可概知矣。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戰也，夫人而知之矣！（王船山宋論）

（b）繼君不如太祖

趙宋繼代之君，優者仁慈，劣者柔弱。太宗沈謀英斷，以爲國家其所興，太平其所啓。（太祖歿不踰年，太宗即改元太平興國，以自表異）然揆諸實際，太祖允爲開國創業之君，太宗實爲基禍釀衰之主：太宗藉太祖初定之威，躬履行陣，可謂英武。然伐北漢，雖幸成功；伐契丹，既有高粱河之敗，復有岐溝關之恥。蓋「太宗中主，其下又皆庸才，」（王敬所語）宜其不能得志者若此！由是君臣噤若寒蟬，不敢復言契丹事，幽、燕不復，終宋不振矣！李繼捧、李繼遷，反覆無常之虜，固不肯屈服於宋者，太宗處之不以其道，徒以官爵縻之，遂使其兄弟連橫，朝廷用師無復虛日，故遺子孫西顧之憂者，太宗

也！太宗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恩使，不僅見當時之乏將才，且啓童貫、梁師成擅權之端倪。至太宗不豫，繼恩竟忌太子（眞宗）英明，謀立楚王元佐。苟非呂端足制其奸，已動搖國本矣！郭進鎭西邊二十年，能戰能守，宋之干城。護軍田欽祚逼而殺之，太宗不加以罪。楊業老於邊事，爲契丹所深畏，號楊無敵。護軍王侁激而殺之，太宗不加顯戮。甚至曹彬忠厚廉謹，元勳重望，太宗以弭德超之誣，遽信罷之。宋方治平，法紀猶復如此，況復衰亂之時乎！總而觀之，太宗之爲基禍釀衰之主，其信然矣！

　　太祖遵母后之命，行堯舜之事，傳位太宗，略無疑沮。及太宗卽位，欺心遽生。一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使昭慚憤自殺。又惑奸言，屢貶秦王廷美，以至幽卒。一弟一姪，皆不能容。甚至長子楚王元佐因秦王之死，而被廢黜。太子皇侃（眞宗）正位東宮，都人踴躍，太宗亦怫然不悅，向使寇準不進忠言，太宗父子之間，可設想乎！觀太祖嘗曰：「有天命者任汝爲之，不汝禁也。」居心之公，豈太宗所能夢及萬一乎！宋后之於太宗，居家則嫂，在國則后。然后崩，太宗待之甚薄。（羣臣不成服，權殯普濟佛舍，則未死時，待之想亦不厚。）是太祖於太宗，無所不厚，太宗於太祖，無所不刻。總之，太宗於母則不孝，於君則不忠，於兄則不弟，於嫂則不義，於弟則不友，於子則不慈矣！且太祖命將遣師，觸

意以愛民爲本。太宗旣下太原，乃焚毀其廬舍，致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嗚呼，太祖仁人，太宗忍人矣！

太祖欲循周、漢故事，遷都長安，以據山河之勝。而太宗（時爲晉王）以爲非便，妄言在德不在險，苟安因循，力加勸阻，致宋居於無所憑倚、四戰之地之開封，金師之來，勢如席卷矣！張齊賢偶儻英偉，太祖簡拔以遺太宗。代州之戰，齊賢止以廂軍二千，大敗契丹（副部署盧漢贇畏儒保壁以自固）之師。若使久任邊防，必將大樹功勳。而太宗不能盡其所長，（王船山謂太宗於將無所擇，不能用齊賢，僅任謹醇自持之曹彬、畏縮不前之潘美）致燕、雲不復，西夏患深，誠可歎也！此陳亮淳熙中上書，痛陳太祖經畫天下之略，太宗已不能盡用！若「以太祖之雄才大略，使之享國長久，（太祖在位十七年，年僅五十。）則必不都汴，必不和遼，必不容趙保吉竊據西陲，亦必無高粱河、岐溝關之敗。揆文奮武，各極其盛，宋之爲宋，當有度越漢、唐者，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太宗之德之才，望其兄之肩背，且不可得，烏可以同年而語哉！」（沙張白讀史大略）

然或謂太祖施爲，損益輕重，多過其正。如罷功臣典兵，以文臣知州事等，亦緣革除五季以來之

積弊，不得不出於此，要在繼之者以善變爲善守耳！故陳亮上疏言太祖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乃自太祖之後，狃於積習，因循守分，毫不知變；至神宗奮然矯之，而所用非人，變不以道，宋其衰矣，（神宗時爲宋一代盛衰之樞紐，由此而上，則爲英宗、仁宗、眞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爲哲宗、徽宗、欽宗，以至南渡。）是豈太祖之過哉！

三　因循姑息

宋以忠厚開國，以仁恕傳家，孝宗所謂「我朝自有家法，遠過漢、唐」者也！然而其弊失於弱，優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於是安土重遷，偷安苟幸，姑息弛刑，弱勢浸淫，宋其底於亡矣！

（1）安土重遷

一國國都之所在，有關一代之盛衰者至大。蓋此自然地理之形勢，實與政治人文相表裏，所謂立國百年之大計，不容稍形玩忽者也！北宋不都洛陽，不都關中，而安土於四戰之開封，北宋以亡矣！南宋不都建康，不都武昌，而作廟於一隅之臨安（杭州），南宋以滅矣！茲且述之：

〔a〕不都關中

契丹自唐以還得志於中國者屢，益以北漢與之相犄角，斯乃宋人之大患。汴京逼近契丹，曠野平原，無險可倚，故太祖欲留洛陽，終遷長安，據山河之勝，居建瓴之勢（又置封樁庫以厚蓄財力，繫講武池以訓練武備。）下兵大同，進窺幽、燕，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英明睿武，其謀至深，其計至偉！然羣臣咸加勸阻，晉王光義（太宗）尤力言其不便，妄襲「在德不在險」之腐說，堅請還汴。太祖因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必殫」！其識鑑超人遠矣！若非晉王與羣臣之苟安目前，則中原必不至淪沒，二帝必不至蒙塵，國家必不至南渡！彼漢、唐之都關陝，扼天下之吭，據四塞之固，固亦不能長治永安，然國勢終幸常尊，不若宋之一遭潰敗，遂至不可收拾也！〔注〕南渡之初，張浚知天下之勢，言中興當自關陝始，而高宗因循畏避，致遭「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之指斥，宜其恢復無成也！

〔注〕漢初都洛陽，婁敬爲言關中之形勢，張良復指陳之，高祖猶嫌其殘破；蕭何又大建宮室，都長安之心始定。是漢高之都長安，實因羣臣屢言其便。卽此一端，已知漢臣之賢於宋者遠矣！

(b)不都洛陽

仁宗時，韓琦、范仲淹名盛一時，朝廷倚以爲重，天下稱爲「韓范」。然論建都事，范仲淹以爲「洛陽險阻，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韓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營洛邑」卽居其一。（七事：淸政本、念邊計、擢材器、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仁宗雖嘉納之，亦未付諸實行。夫洛邑北帶黃河，南控羣山，東扼虎牢，西鎖函谷，形勢至爲險要。使仁宗時卽都於此，則金兵南來，竭力固守，猶有形勢可據，不至如汴之一無憑倚，致敵長驅直入也！

(c)不都建康

中興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高宗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當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偏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高宗從之，遂命秦檜爲行營留守。建康龍蟠虎踞，東南重鎭，撫形勝以臨四方，力圖興復，何向不克！張浚所

請，其見甚是。無如高宗方幸一旦之無事，苟安畏縮，以專主劃江言和，庸愚齷齪之秦檜爲留守，國事尙可爲耶！其後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之都，氣象雄偉，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之心。趙鼎不可，始定都臨安。由是僻處海隅，苟安之意愈見矣！

(d)不都武昌

高宗駐驛杭州，即州爲行宮。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宜都守之。是誠切於事機之言也。奈高宗恬墮猥懦，偸安忍恥，而無憤悱自強之意，坐失事機，惜哉！

孝宗時，陳亮上疏力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當時大有爲之略，大抵以爲「錢塘地勢下於西湖，其城可灌，而風俗華靡，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若開墾荊襄，（胡寅亦請都荊襄，以定根本。）則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且光武中興，多南陽故人。孔明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故請移都建業，而作行宮於武昌，則國家之勢成。」蓋據錢塘浮侈之隅，以圖恢復，則非其地；用東南華靡習安之俗，

以行進取，則非其人。書奏，孝宗雖爲震動，欲擢用之，然爲大臣所交沮。孝宗誓志恢復，任用賢良，爲南宋唯一有爲之賢君，而亦不納遷都之言。是知苟安成風，賢者不拔，宜終其世，圖強有心，恢復無望也！

(2)偸安苟幸

宋太祖以天縱之資，具英武之略，故能削平禍亂，統一八荒。然北有遼，西有夏，正欲乘此創業，與盛之時，滅此二虜。而在廷羣臣，唯思目前苟安，不圖長駕遠略。自是而後，遼人入寇，則增歲幣；夏人講和，則增歲幣。及金師來犯，割地避敵；蒙古南下，稱臣納貢。故曰宋之衰亡，姑息苟幸之弊也！

(a)宋與漢遼

太祖雪夜幸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太原當西北二面，幽、燕負西山而帶蘆溝，誠是汴北要衝，中原鎖鑰，不取其地，則河朔之守撤矣！「特不如趙普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偸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

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宋論）

太宗議伐北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苟非曹彬力贊，太宗何能獨斷，而下太原也！太宗初年，志氣方銳。遼寇瓦橋關，親自禦之，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不可，乃詔曹翰部署諸而還。昉之爲人，和厚多恕，在位小心循謹，諫取幽州，亦固其宜。張齊賢慷慨有大略，善於禦遼。而太宗既還，齊賢上疏亦言：「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呑，燕、薊不足取。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河北之民獲休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此與太宗與呂蒙正言比年征伐，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完全契合矣。豈惟張齊賢、呂蒙正？卽田錫、王禹偁，以善言邊策禦戎，受太宗異知，亦不過「務修德以來遠」，「內修德以尋舊好。」是知宋人論邊，妄守修德來遠之腐說，不知遼、薊在所當取。是故岐溝戰後，遂至兵連禍結，喪師失地，契丹陷涿州，入祁州，又陷易州，遷其民，宋在盛時，而武備疏略已極矣！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鎭，各統衆十萬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今大名）以控其要，誠制遼之上策。然宋琪以兵爲

凶器，力主弭戰息民；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迄於眞宗，而有澶淵之役矣！

曹彬疾，眞宗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眞宗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彬爲宋良將第一，太宗議伐北漢，尙能力加贊助。然自岐溝挫衄，亦復苟安言和，契丹之事，尙可爲乎？以故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契丹大舉入寇，舉國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苟非寇準力沮衆議，挾眞宗親征，則汴京之陷，不待靖康而後見矣！

自是遼乘宋隙，要求關南之地，賴富弼出使，反覆陳其不可，增納其幣而和好復定。（仁宗慶曆二年）然不及二十年，神宗乃大有爲之君，王安石亦大有爲之臣，亦仍用老子「欲取姑與」之策，割祖宗七百里之地與遼（熙寧八年），終宋之世，不能取償其尺寸。何宋代之苟且偸安，畏憚契丹之至於此也！

(b)宋與西夏

夏州自李思恭（拓跋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年），李繼捧入朝，以諸父昆弟多相懟怨，獻銀、夏、綏、宥四州，其弟繼遷叛入地斤澤，太宗並無弔伐之舉。及四

州都巡檢使曹光實墮繼遷計被殺，致銀州復爲夏有。由是繼遷漸以強大，西夏之禍釀成矣！厥後繼遷侵擾日甚，太宗復以趙普之言，輕信繼棒，以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固已失策；復又輕信繼遷，中其僞降緩敵之計，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姑息恇怯，徒以爵祿羈縻夏人，實所以示弱而長寇仇，養癰貽患也！保吉自是跋扈非常，時叛時服。太宗因保吉之復降，不能以義拒之，以爲鄜州節度使。一代名器，輕以假人，而保吉愈以得志，輕視宋朝而無忌憚，至不奉詔，損威取辱，孰甚於此也！

眞宗以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乃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限於危亡之地！」李沆亦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靈州爲宋西北之屏藩，可守而不可棄。誠如何亮安邊書所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以資戎狄！」齊賢少有遠志，以致君自負；李沆號稱聖相，重於當時；而皆未喻折衝樽俎之略，輕棄關右之門戶靈武。於是知宋代謀臣，多以偸安爲至計，爲上策。由是保吉陷淸遠軍，陷靈州，自朝廷以至經略，均皆擁兵不救。是皆宋人意志寡弱，倡義棄地之所致也！甚至保吉陷西涼，兵敗走死，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

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顧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眞宗乃欲以恩致德明，不報。夫保吉狡詐桀驁，擾攘西北，歲無寧日，幸而身死，子弱國危，亟應如瑋所言，乘時予以勦滅，而眞宗持恩致腐陋之說，坐失良機，誠可慨也！

仁宗時，元昊（保吉死子德明嗣位三十年，未嘗窺邊。德明卒，子元昊嗣。）雖嘗奉貢，而車服僭擬，立國改元，猖獗愈甚。數年之間，拓地萬里。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殫精竭慮，亦不過推恩撫綏。故范主招納，人皆韙之；韓主用兵，卒至好水川之敗，關中大震！夫韓、范時之重臣，人心嚮往，朝廷畀倚甚切，出肩此任，亦復不過爾爾！以故元昊所陷城邑，不僅未能收復，而反册爲夏國主，賜以黃金銀絹。苟安縱敵，一至於此！及元昊卒，子諒祚朞歲卽位，母氏當國，議者請乘其時，可以得志。安撫使程琳乃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仁宗乃遣使册諒祚爲夏國主。何宋代君臣之一味優柔仁懦，力行姑息而無遠略也！

馴至英宗時，諒祚以一狂童，不及乃父之狡狠，寇邊而爲環慶經略使蔡挺所擊走，亦復歲賜銀幣。此知延州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

州問故。諒祚遂大沮，遣使謝罪。是知夏人擾邊，皆由宋人姑息縱成之，自貽伊戚者也！

西夏偏據沙磧之一隅，以蕞爾不毛之區，焉能與泱泱之上國抗衡？然自太宗以來，縱之容之，姑息既久，遂致敵患日甚！王安石當國，銳意邊功，由是西事愈以不寧：一敗於种諤之復綏州，再敗於王韶之謀河湟，三敗於李憲之潰靈州，（憲本宦者，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責，豈可當將帥之任？）四敗於徐禧之城永樂。當永樂既城，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乃以七萬人軍城外，或請乘夏半渡擊之，又不聽。夏人乃陷永樂，禧等敗死。蓋禧志大才疏，狂謀輕敵，不知以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大敗於楚，爲千古所恥笑。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之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西事，而夏人亦困弊矣！

（c）宋之與金

金世臣屬於遼，傳至阿骨打叛遼稱帝，建國號金。宋徽宗幸災而動，結此豺狼之鄰，許以歲幣，共攻遼而滅之。金既滅遼，因謀圖宋，會宋納其叛臣張瑴，金遂分道南下。時童貫駐兵太原，聞之，逃歸汴。宰相白時中等孱佞，惟知建出奔之計，徽宗乃決意東幸，傳位於子欽宗，使守汴京。

欽宗之卽位也，金人渡河，宋軍至河南者，無一人拒敵。金人以小舟濟河，凡五日，騎兵方畢，步兵猶未渡也。其將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飛渡哉！」金人逼汴京，欽宗與執政議奔鄧襄，李綱力戰禦敵，而太宰李邦彥皆欲割地求和，命李梲往。梲恐怖失言，悉依金人之要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金人喜出望外而歸。宋由是上下相慶，以爲無虞，庸而且怯，莫此爲甚矣！及金師再至，宋廷君臣惶恐，未聞有出一計抗敵者，惟歸咎李綱而罷之。汴京遂陷，二帝北去，苟且乞憐，冀緩須臾之死而不可得，不勝其卑辱矣！

高宗庸怯，身負大仇，（父徽宗，母韋妃，兄欽宗，弟肅王，妻邢氏，及其餘宗族，皆陷於金；至於國事，尙且莫言。）不思報復，卽位南京（歸德）雖宗澤、李綱忠義奮發，慨然欲爲恢復，而汪伯彥、黃潛善，一意主和，日共與爲避敵之計。李綱力諫，罷之。凡綱規畫之軍民要政，一概罷除，兩河安撫使亦撤。於是兩河淪陷，金兵益熾。宗澤極言汴京不可棄，高宗不從，惟務遠逃，遂幸揚州。金人聞高宗幸揚州，大肆南侵，然爲宗澤所敗。澤力請高宗還汴，潛善等沮之，澤憂憤成疾而歿，乃以杜充代守汴京，遂反澤所爲。因此豪傑離心，羣盜來降者亦皆叛充，充遂棄汴而遁。於是金兵長驅直入，陷濮州、延安、開德、相

州，汪、黃爲左右相，益務蒙蔽，了無一策！高宗亦恬不知省，反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及金人陷楚州，破天長，去揚州咫尺，高宗猶未之知。已而內侍傳金兵至，高宗倉皇奔鎮江。汪、黃方率同列聽僧說浮屠，會食既竟，堂吏大呼「駕已行矣，」二人乃亦倉皇南馳。高宗聞鎮江不如錢塘之險，遂如杭州。中丞張徵劾汪、黃大罪二十，高宗乃罷二人。宋人如此苟且目前，一意避敵，從不聞命將出師，背城借一，坐致金兵深入，尙有復興之望乎！及苗傅、劉正彥之亂平，張浚上言中興當自關陝始，慷慨請往經營。高宗乃以浚爲川、陝、京、湖宣撫使，治兵興元。然高宗自是猜防諸將，卒至功高者廢殺之，潰敗者反始終見眷不衰，中興益不可問矣！

金兀朮之再舉南寇也，劉光世屯九江，日置酒高會，不以兵事爲意。及金人突至，光世乃棄城去，金人乃盡陷江西諸州。入江東，杜充以建康降。高宗利與敵遠，時已由杭州奔越州，聞之復奔明州，乘船避敵，次於溫州。兀朮如入無人之境，直進杭州焚之，飽掠子女玉帛，（爲韓世忠邀擊於江中，金人亦不復敢南渡，）從容北去。高宗竄身苟免，不啻蹇兔之避韓盧，雖幸回駐越州，兩江復爲宋有，然河淮之間，自此屬於金矣！

宋自徽、欽被虜，中原淪陷，日思報復。然承累世積弱之餘，兵氣自餒；高宗又乏統御之才，無堅卓之見，朝論數變，國是不定，苟幸偷安，封疆日蹙，敵勢因之愈張。高宗數遣人使金，以求緩師，還二帝，金人不許，然猶且戰且守。自秦檜用事，始專主和議，張浚、韓世忠、岳飛，皆謂議和難恃，金果敗盟，遣兀朮取河南，撒離喝取陝西，高宗命岳飛等禦敵。於是劉錡有順昌之勝，岳飛有郾城之勝，飛且追兀朮於朱仙鎮，大破之。於是兩河豪傑，皆期日興兵與飛兵會，飛大喜，與將士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高宗、秦檜劃淮水以北於金以求和，急諭諸將班師。致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然宋歛兵以俟和，金則挾和以備戰，諸將方還，敵即猝至，宿州、慶陽、壽春、廬州、商州，相繼陷沒，和其可恃乎！及岳飛誣死，金人酌酒相賀，自是二十餘年，兩國信使往來不絕。秦檜自以爲功，忘仇事敵，傾陷善類，攬政十八年，苟安餘杭，高宗仰成而已！

孝宗聰明英毅，即位之初，銳意恢復。又得張浚專意吊伐，忠烈憤發。然終兵潰符離，軍資喪盡。自是孝宗奪氣，人諱言兵，奸人史浩、湯思退得其肯綮，復持和議。是孝宗亦仍狃於偷安之陋習，端處委然，而不能改也！（自是南北講和，罷兵不用者三十餘年。）

寧宗時，韓侂冑既專朝政，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以為恢復可必，大舉北伐。然輕謀淺慮，所用膏粱子弟吳曦，嵬瑣庸才郭倪，皇甫斌等，皆非其人，以故諸軍盡潰敗而退，金乃發兵，連克兩淮諸郡，而罪叛盟禍首之大臣，南逼長江，江南大震！宋乃求和，增歲幣，殺韓侂冑，函其首而獻之。如子事父，罔敢違逆，民氣益衰，國格愈亡矣！馴至理宗，懷恨金人，莫能為策，昧於得失之大計，徒博報復之一逞，幸元伐金之約而夾攻之。然而脣亡齒寒，金亡而禍及於宋矣！

(d)宋與蒙古

宋與蒙古滅金，兩方尚敦和好。而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由是兵端遂開，河淮之間，又無寧日！然元猶無滅宋之意，遣王檝來議歲幣，而舉朝怠緩因循，置之不理。元乃大舉侵宋，所至風靡，理宗以賈似道援鄂，一籌莫展。惟私遣使求和，願稱臣納貢，劃江為界。適忽必烈（元世祖）須歸國爭大汗之位，乘機許之。敵兵去，似道諱言和，以救鄂為己功。由是寵任日隆，忠良斥盡，粉飾太平，不復踐約，拘元使郝經於眞州。元世祖大怒，興師征宋，劉整為賈似道所忌，叛降於元，勸之先取襄、樊。范天順力守四年，樊城始陷。呂文煥死守襄陽，常痛哭告急，而賈似道方日坐葛嶺，

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嘯傲湖山，縱淫肆樂，邊報日急，抑不上聞，文煥乃降。迨襄、樊旣下，元兵得建瓴破竹之勢，順流東下，似道不得已出師蕪湖，求和不成，元兵直趨臨安。然宋廷已瓦解，在朝大臣平居談道德性命，偷安苟幸，自命甚高。及元兵日迫，臨安戒嚴，右丞章鑑，同知樞密院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索然，而宋以亡矣！

（3）姑息弛刑

宋爲君子之國，寬厚仁惠，不曾殺戮大臣。然刑之用，在至公至當，不當殺而殺，固爲刑政之濫；當殺而不殺，亦於刑政有虧。當時仁慈風成，弛刑姑息，於是不誅違命敗軍之將，不戮禍國殃民之奸。國無常刑，綱紐已絕，幾何其不衰而且滅也！

（a）不誅違命敗軍之將

太祖注意謀帥，以郭進控扼西山，寵賜甚厚，畀倚甚切。以此二十年間，從無北顧之憂。太宗不善將將，設護軍以掣邊將之肘。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奸利，郭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戰功高，欽祚逼而縊之，以風眩聞。太宗頗聞其事，嗟歎而已，不曾處之以刑。勳舊倘無保障，國家倘有法紀

乎！

楊業老於邊事，爲契丹所深畏，號楊無敵。陳家谷之役，契丹兵勢甚盛，業料事度勢，欲避敵鋒，迂道以出。護軍王侁急欲爭功，以爲畏懦，激業輕進；主將潘美，復斷其援。（史稱主將戍邊者多忌業，所謂主將，當指潘美。）以致王師敗績，楊業身死。是主將與護軍朋比而害業敗事也。太宗英毅之君，對此不加顯戮，又豈能辭失刑之咎乎！

太宗輕信李繼隆，命分道討李繼遷，授以方略。繼隆正宜戮力同心，勉勵諸將，直搗敵巢，以報主命。而竟違君命虛行十日，不見敵虜，卽引軍還。以致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反以慚憤而肆殺戮，其罪可勝誅乎？然不聞太宗賜之斧鉞，尙有國法軍紀之可言乎！

太宗盛治，卽如此之無國法，無軍紀，以故曹彬以第一名將，而歧溝之戰，部將違命趨功，謀議蜂起，彬膺統帥，不能以軍法正之，以致潰敗也！

靈武、地廣千里，表裏山河，實宋西北之藩屏也。裴濟知靈州，謀輯八鎭，興屯田之利，居民賴之。趙保吉（李繼遷）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時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不

能一爲聲援，而倡議棄地。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不肯刻期赴援，而擁衆不動。致靈武陷沒，裴濟身死。眞宗號稱英武之主，不能明正典刑，嚴治邊將，宜其武功不競，西患愈深也！

西夏元昊寇延州，總管石元孫被執。後元昊歸款，縱元孫歸。諫官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宰相賈昌朝獨奏貸之，得從輕典，安置全州。夫敗將不誅，刑書斯廢，宋尙可以立國而圖盛乎！

韓琦經略陝西，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然好水川之戰，琦雖授副總管任福以戎機，戒以勿違節制。（琦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而福終違琦令，趨利邀功，雖福與敵決戰，有殉國之忠，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其禍至烈！仁宗不辨功罪，反加厚恤，賞罰不明，亦太甚矣！

神宗厲精圖治，奮然欲雪數世之恥。然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征夏，直趨興靈。而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大敗而還。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不行，不可赦！」神宗釋勿誅，但令詰其稽遲之由，何至姑息乃爾也！

孝宗銳意恢復，邊事倚張浚爲重。然符離之戰，浚無擇將之明。金人來攻，李顯忠請邵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金兵大至，宏淵顧謂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淸涼，且

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皆遁，因以喪師。而浚身爲主帥，不知失律爲誰。反致顯忠坐貶。宏淵仍爲統制如故。賞罰倒施，尚可望出師禦敵之有成乎！

（b）不斬禍國殃民之奸

呂惠卿、小人之尤者。王安石之舉動乖剌，執拗不情，皆惠卿迎合其意；甚至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蔡確、善觀人主之意，與時上下，屢興大獄以陷正人，而濟其覬覦之私。鷙賊剛狠，奸險已極！邢恕、奸邪小人，天資詭詐，在朝最爲冒進。以及蔡卞、蔡京羣奸，莫不朋奸害正。元祐之初，宣仁太后臨朝，以司馬光、呂公著同心輔政，於是新法盡罷，一時稱治。然不幾年，而故老耆舊，竄逐空盡。呂惠卿、章惇、蔡確之流，相緣握政，轉迴流毒。皆由司馬光等墨守祖宗朝未嘗殺戮大臣之成規，姑息弛刑，以養其奸。右司諫王覿劾執政八人，而奸邪居半。（蔡確、章惇、韓縝、張璪）常安民復貽書呂公著引陳蕃、竇武、張柬之爲喻，可謂識危見機，能知其漸。而公著言：「漏網吞舟」「治道去太甚」。范純仁謂：「錄人之過，不宜太深。」是知呂惠卿、章惇等之禍國殃民，死有餘辜，而卒無一人就戮者，皆因公著等之拘守成規，不知大臣之極不可戮，而奸臣則不可不誅也！除惡不盡，斯貽後患，

紹聖之禍，由此而作矣！

張邦昌、社稷之賊；金人立以爲帝，僭逆昭著！徒以馬伸、呂好問等之詞書切責，知天命人心，盡歸康王（高宗），而畏人聲罪致討，不得不反於正。此其僭叛之罪，人人皆得而誅之。而高宗優容弛刑，逆賊不討，反加王爵，（以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刑賞倒置，尙何以激厲天下，而圖恢復乎！及李綱執持大義，歷數張邦昌僭逆罪狀，高宗猶必歷召宰執而問之，始以公論所在，安置邦昌於潭州。其後邦昌之誅，旣係假曖昧私罪，又復立即官其親屬。隱曲姑息，遲之又久，何足以振天下人心，而厲士大夫氣節乎！

高宗有李綱、宗澤力圖興復，正宜正位汴京，號召天下，而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沮；金人入寇，二奸又抑不以聞。致北宋終履滅亡，社稷南遷，寄生海隅。誤國之罪，誅何可緩！而高宗始終篤愛二奸，加以保全。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然劉光世所部，竟不能濟。光世見高宗泣訴淵管船不法之罪，而淵竟忿光世之言，擅斬江北都檢使皇甫佐以自解，其罪實不容誅；而高宗反以淵簽書樞密院事。夫賞罰乃爲治之大具，必至正至公，方足以懲勸天下之人心，而高宗竟倒行逆施如此，故扈從就

制苗傅、劉正彥激於刑賞之不公而作亂，厲聲而謂高宗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澤，誅之以謝三軍！」是知當時刑賞之權，實出於奸諛閹寺之手，以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苗、劉積不能平，故結衆以作亂耳！

金人南侵，執張叔夜、秦檜北去，叔夜扼吭死於金軍，而檜偸生不死。金以和議餌宋，檜則首倡之，故陰縱其還。由是包藏禍心，專主和議，（檜未爲相以前，宋雖遣使如金乞和，然猶且戰且守。）力排言者，奪諸將兵權，誣殺岳飛父子，致興復之功，廢於一旦！構和已成，檜恐人議己，乃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攬權凡十八年，高宗仰成而已！晚年，陰賊殘忍愈甚，邏事之卒，布滿京城，議之者立即捕治，附之者立予擢用。開門受賂，富敵於國。陰結醫師、內侍，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可勝誅哉！而高宗忘仇委身，寵終無貳，（加檜太師，封魏國公，賜第而親幸之，加檜妻兩國夫人。檜病，復幸其第問之，檜死，進封爲建康郡王。）是誠何心也，尙有國法綱紀之

可言乎？

賈似道援鄂，一籌莫展，惟私遣人至蒙古軍中求和，稱臣納貢，劃江爲界，乃諱言之，而以大捷聞於朝廷。欺君誤國，莫此爲甚！理宗不問事之虛實，謂其有再造國家之功，加少師，封衛國公，奬眷甚至！由是似道入處鈞衡，妬賢嫉能，殃民病國。理宗溺愛，賜之第宅家廟。殆所謂奬奸褒佞，故不惜爵賞如此也！及度宗卽位，以似道有定策功，加太師，封魏國公。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似道以去要君，度宗至涕泣拜留之。蒙古圍攻樊、襄甚急，似道方坐葛嶺，日肆宴樂，蒙蔽度宗，雖邊報日急，不使上聞。誤宋亡國，亟宜正諸典刑，以謝天下！乃舉朝請誅似道，而太后不聽。監押官鄭虎臣憤而爲天下殺似道，而陳宜中斃之於獄。復詔許似道歸葬，返其田廬，何始終優容，姑息弛刑之至於此，國安得不亡乎！

四　法令文理之繁密

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而致治則不及於漢、唐。蓋漢、唐立國在強固，趙宋立國尙忠厚。強固立

國，其法蕩軼簡易，人才類能奮其才智，果作敢爲，而得遂其所成。忠厚立國，其法繁委周密，人臣類皆循乎規矩，遵禮守文，而自約束之不給。終宋之世，所以國威不振者，豈無故哉！茲略述之：

（1）寇準倜儻英邁，純乎天事。其爲相用人，却簿列而不以次，同列已頗不悅。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二人相遇，準問「何以教我？」詠以「霍光傳不可不讀」答之。其譏準「不學無術」甚矣！宋人讀書太多，往往迂拘而愚，以書誤國。此準通春秋三傳，年十九，卽登進士，且與詠同榜，而詠反譏其不學。實則遼寇澶州，舉朝震駭，非準之力持鎭靜，毅然不惑，排衆論，冒不韙；而亦參以學術，事多顧忌，則靖康之禍，見于眞宗之時矣！至準力請眞宗親征，亦以自太祖收臣下之權歸之朝廷，不如此，則大臣之督專征，一出國門，卽有上彈章從中牽制者矣！

（2）仁宗時，西事方殷，在朝宿將，唯王德用聲威素著，爲外夷所服，誠將帥中之妙選也。然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蘇儀甫、孔道輔言其貌類太祖，宅枕乾岡；歐陽修、劉元甫謂其宅現光怪，姓合讖書，不宜久典禁兵，因論罷之，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德用辨疏有曰：「貌類太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其辭婉約，其意耐味。四公賢者，擬

風鑑堪輿之術，而以德用爲罪。是亦書生迂愚，故文理繁密，議論遠闊，而劣視武夫之至於此也！

（3）狄青厚重縝密，勳勞卓著，以典樞密，允宜得人。然自召拜樞密副使，王正舉等，即以爲不可。其督軍討儂智高，諫官韓絳復言：「青乃武人，不宜專任。」及廣南既平，臺諫朝士，皆言其不可掌樞密。蓋青在樞密，每出入，士卒輒指相誇，至擁馬足不能行。翰林學士歐陽修論青劄子曰：「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愈甚。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以青長樞密使而得軍情，殊非國家之利！」仁宗然之，乃以青使相判陳州。夫歐公乃有德有識之學者，奬掖人才，尤屬不遺餘力。徒以拘法守文，輕視武人，猜忌因之以起，故獨於青而沮之。實則青亦折節讀書，精通秦、漢以來將帥之兵法。豈必若歐公之博學能文，然後始可典樞密也！且青溫恭謙抑，尤知自立之方：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面涅猶存。仁宗常敕青傅藥除字，青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青在樞府，有獻狄梁公像譜，以爲青之遠祖者。而青慨然辭之，不敢自附於狄梁公。其器識閎遠，有如此者。是誠有道之君子，而非不知進退之武人也！況宋值仁宗，興盛已是百年，人心一統，上下晏然，局勢與五代迥異。歐公竟以朱泚爲譬，不僅昧於知人，抑且昧於時際矣！（歐公曾修新唐書矣！）是知習氣移人，賢者不免。青辱

身黥配，故薄其行；拔跡行伍，故鄙其出。宋人循禮守分，法理繁密，宜一時交口攻之而不置也！

（4）范仲淹勵志聖賢之學，以天下爲己任，其佐宋日夜謀慮，興致太平。凡所興革，莫非一代之盛典。然立磨勘以課勞績，裁蔭子以清仕路，未免有拂人情，由是毀謗稍行，立卽罷去。仁宗慈儉溫良，爲宋盛德之主，而進退大臣如此之易。（慶曆五年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三相，三月又罷韓琦、歐陽修、尹洙。有賢君而不能久任賢臣，宋治之不振，豈無故哉！）蓋宋法馭臣下繁密，相權之重，不及漢、唐遠甚。仁宗幸天章閣，以手詔問時政闕失，皆給筆札，後世傳爲美談。實則三公坐而論道，何時何地，不可進言；給筆札條陳，如詔舉才對策，非所以待大臣之禮也！（三公坐論，致治之本。宋自范質、王溥、魏仁溥同平章事，自以周之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太祖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坐論之禮遂廢。）故忽進忽罷，不能安於其位，久於其任。此仁宗雖稱盛治，而國勢所以終弱也！

（5）宋自順昌之役，諸將所向有功；岳飛郾城之捷，尤使金人喪膽，而太行義士，兩河豪傑，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直搗黃龍，正其時矣！乃秦檜專主和議，矯詔班師，飛竟奉詔而還；垂成之功，廢於一旦！檜忌賢誤國之罪，誠擢髮難數，而飛精通左氏春秋。春秋之義：「將在外，君有

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飛固知之審矣。然終不能達權通變，違詔以建功勛而後班師者，宋代法令文理繁密，違命前進，則是跋扈將軍矣！飛背涅「精忠報國」，豈肯蒙此首惡之名哉！此飛寧任秦檜矯詔殺己以盡忠，不肯一己違命滅金而冒叛也！

五　嫉忌排擠爲能事

自來邪正相反，賢否殊途。宋之時，小人存心詭譎，桀黠異常，中傷善類，無所不至。故君子少有微瑕，卽爲小人所羅織，所謂「小人與君子相攻」也！而爲君子者，以雍容揄揚爲德度，以議論攻擊爲盡職。往往持論好高，固執己見，極不肯虛心應物，舍己從人。遇事不合，動氣相攻，攻之不已，卽便求去，所謂「君子與君子不合」也！也是爲互相傾軋，嫉忌排擠之主因。

開國元勳之相，其言行經綸，必爲後代之所師，趙普首勳獨相十年，得君旣專，行政亦久。然而狹中多忌，挾怨防賢。嘗以微時所不足，言於太祖，以睚眦中傷人者甚多。與盧多遜、雷德驤有隙，時圖報復；惡竇儀剛直，而沮其作相；阻曹翰之樹功勛，而諫取漢、遼。揣摩迎合，以巧而遂其志，始則迎合杜太

后，繼則迎合太宗。挾智任術，欺主固寵，危人安己，以視漢、唐開國佐命休休有容之鄧禹、房玄齡輩，不啻天淵之別矣！以故宋之大臣，排擠嫉忌，小人與君子相攻，君子與君子不合，普已作俑矣！

(1)小人與君子相攻

寇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自澶淵盟還，眞宗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眞宗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進準，爲其有功社稷邪？」眞宗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尊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眞宗愀然不樂。欽宗復以博爲喻，謂眞宗爲準之孤注。眞宗於是待準漸衰，出準知陝州。夫澶淵訂盟，意出眞宗，準固欲邀遼稱臣，及獻幽燕之地，不得已而許其和者。眞宗反聽欽若之譖，奸口傾人，可畏若此！及丁謂爲相，挾「拂鬚」之憾，卽欲殺準。由是一貶而知相州，再貶道州司馬，三貶靈州司戶參軍，準其抑鬱而死矣！小人之讒害君子，何其殘忍如此也！準本宋代之奇才，僅於澶淵一役得遂其能，餘均屢遭陷害而不振，是豈準之不幸，抑亦宋之不幸也！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尙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敢言。會仁宗用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

而歐陽修、蔡襄爲諫官，劾罷樞密使夏竦，以杜衍代之。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奸，蓋斥竦也。）頌仁宗，讚韓、范等而斥夏竦，目爲大奸。竦恨之入骨，與小人之失意者，果造爲朋黨之說，以中傷善類。於是歐陽修作朋黨論上之，以爲人君「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朋黨之說，滋不可解。以致范、富等相繼引去，而介以是亦罷黜，且死後幾至于發棺。狂言賈禍，自害害賢。此孫明復（介之師）謂其嫉惡太過，禍必始此；范仲淹斥其爲鬼怪輩也！竦雖挾詐任數，然于好水川之敗，力保韓琦無罪，未嘗不能容賢。介好名立譽，徒然取快於一時，是誠自禍而又以禍國矣！

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時，以道德經濟爲己任。神宗拒絕羣議，任以大政。然稟性堅僻，舉動乖剌，以矯世變俗之志，剛愎自用，從不肯從容漸漬，以洽天下之心。益以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由是援引羣小，排擊諸賢，而元老舊德，復持之太銳，從不肯一察新法之便否，斟酌損益，擇其有利者而施行之，乃一切指爲不善。（免役爲新法中所必不可罷者，蘇軾、范純仁皆力請復行，而司馬光堅欲罷之，迄不肯從。）由是意氣用事，（程顥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彼此相攻。故自安石柄政，所罷

斥者，皆碩德重望，忠君愛國之君子：呂誨、范純仁、程顥、范鎮、蘇軾、富弼、張載、張方平、韓琦、呂公著、司馬光、歐陽修、趙抃、劉摯等。所引進者，皆讒諂面諛姦邪險測之小人：陳升之、呂惠卿、韓絳、鄧綰、李定、王韶、章惇、蔡卞、葉祖洽、張商英輩。以致民困國疲，宇內愁痛，一代元氣，斲削殆盡！迨哲宗初立，宣仁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同心輔政，罷法斥奸，元祐稱治。然不數年，呂惠卿、章惇、蔡確、蔡京、蔡卞之徒復進，剛狠暴戾，奪司馬光等贈謚，貶韓維、王覿、范純禮、呂希哲於遠州，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於惡地。甚至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墓，斲棺暴屍；幸哲宗以許將「非盛德事」一言而止。徽宗親政之初，蔡京又復立黨人碑，列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等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又自書爲奸黨大碑，頒於郡縣。糾纏蔓延，而有靖康之禍，北宋亡矣！

寧宗之時，韓侂冑專政，假託內批，以肆其奸。由是引用羣小，罷斥諸賢。正人如留正（正、簡素純誠，謹法度，惜名器，時以賢相稱。）朱熹、趙汝愚、彭龜年、黃度、劉光祖、陳傅良、李祥、呂祖儉、徐誼、楊簡等皆被貶斥，小人如京鏜、謝深甫、劉德秀、劉三傑、李沐、趙彥濤等皆見進用。由是賞罰進退之權亂，而奸人愈專橫難制。葉翥、劉德秀之徒，無歲不以僞學爲事（高宗時，陳公輔議禁程學。孝宗時，謝廓然攻

洛學。寧宗時，韓侂冑用事，怨憾朱熹，而道學之議興。繼以道學不足罪人，由是有僞學之目，其學旣僞，其人可知。故僞學者，朋黨之別名，假先聖之經典，行一己之陋說；借儒生之美名，文儕輩之結黨。）洶洶以朱熹爲奇貨而空善類，毀語錄，禁絕六經四子之書，駸駸乎不至敗國亡家而不已，其禍烈矣！

魏了翁、眞德秀傳濂溪、二程、朱子之學，時稱大儒。然理宗在位，羣邪盤結，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史彌遠鷹犬，（時目三人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胡夢昱以言濟王不當廢事，見忤彌遠，遠竄象州，魏了翁出關餞之。彌遠乃諷李知孝劾了翁倡異論，朱世端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由是貶了翁靖州居住，罷眞德秀祠祿。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假眞魏與眞僞同字同音，造此影響無根之論，肆志排詆，名人賢士，擯斥盡矣！彌遠旣死，理宗親政，遂盡逐其黨梁成大、李知孝、莫澤、袁韶、薛極等，進賢才洪咨夔、王遂於朝廷，召崔與之、魏了翁、眞德秀而用之。然不久德秀卽卒，了翁以讒去，與之力辭不出。理宗溺愛不明，賈似道漸進用事，以至專政，姦邪庸愚，較彌遠更甚矣！

賈似道一浮蕩子弟，小人之尤者，而寵任日隆，勢傾朝野。由是假便宜之權，行黜陟之私，百邪交

集，妬賢忌功，必至陷害而後已。貶吳潛、殺向士璧、罷趙葵、史巖之、江萬里，黜陳文龍，黥配葉李、蕭規於遠州，奪謝方叔官爵……。尤復粉飾太平，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欺君誤國，而南宋亡矣！

(2) 君子與君子不合

李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號稱聖相，重於當時，然與張齊賢不相得。適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之。有忝純臣風範，失於少容矣！

寇準奇才，屢建倜儻之大策，宋代柱石之臣也。然王旦居輔弼之位，德高望重，準竟數短旦於眞宗之前，幸旦德量寬宏，反專稱準，故得無事。妬賢忌能，準且不免矣！

學校之廢已久，泰山孫復、安定胡瑗，同出范文正公門下，相與講明正學，卓然而爲世之大師，學者從不敢軒輊！及同在太學，而四方之士多歸胡，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又常十居四五。孫因有動於中，至於議論不合，相避不見。爭名之累，是亦深矣！馴至朱元晦、陸九淵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而亦竟分異同，相爭不休。學之不同，斯害政矣！

陳執中以文吏爲相，不受私謁，有足稱者。而知諫院范鎭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

咎小婢，出舍外死，孫汴、趙汴等論其過失，竟致坐死。因一婢而逐一相，非國體矣！

仁宗育濮王允讓之子宗實於宮中，以嗣厥統。及卽位，是爲英宗。韓琦言禮不忘本，宜尊禮濮王，乃詔議崇奉典禮。司馬光以爲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謂宜稱爲皇伯。王珪同光議，歐陽修乃引喪服大記爲說，以生父服可降，而名不可沒，欲使稱親。其說互異，於是議論久而未定。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引義固爭，劾韓琦專權導諛，歐陽修邪議近利。聚訟紛紜，激成水火，英宗乃竄呂誨等三人於州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以嘗與誨言濮王事，乞同貶，皆被黜。夫濮議諸人，皆君子也，祇以所見各有偏處，遂至相攻不遺餘力，而以死生去就爭之。是僅涉於太激，而國脈亦替矣！

韓琦、富弼，一時齊名，朝野倚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是則韓在中書，富在樞密，允宜氣類相投，和衷共濟。然以曹太后撤簾一事，韓未嘗詢富。（嘉祐中，韓、富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富使樞密，非得旨令議，韓未嘗詢富。）富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聞，此事韓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韓，韓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富愈不悅，求罷，表二十上，何器局之淺狹如此！而韓亦聽其去，不爲國家惜才，任性使氣，尤失公忠體國之義矣！又韓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司馬光力言其非，頗中事理，而韓終矜己見而不肯止，宜其僨事而爲患也！

韓琦求去，范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歐陽修乃言於英宗，謂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而罷其官，是知時賢公道太明，是非太分，不惜以君子攻君子，爲有意之排擠矣！

曹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然究忌韓元德重望，不敢言公而擊去之，乃力薦王安石以間之，致韓出判相州。如此之忌正人而逞排擠，豈誠心謀國者乎？及安石任政，衆賢皆以不合而去，公亮獨周旋其間以助之。安石德其助己，乃引其子孝寬至樞密以報之。尤見其朋比爲奸，以濟患失之謀也！

元祐之初，正人君子，一時嚮用。程頤爲崇政殿說書，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賈易、朱光庭積不能平，羣起攻蘇。樹黨分朋，互相排擊，遂分爲洛、蜀、朔三黨。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呂陶、蘇轍、孔文仲等輔之。朔黨以王巖叟、劉摯爲首，而輔之者亦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反逞意氣，以私忿小怨，自分黨與，相攻不休。而奸黨乘之，得藉口以報私恨，紹述之禍，由此而啓矣！

張浚、趙鼎並相，同心恢復，相得甚歡。偶以意見不合，鼎請高宗還臨安，浚請都建康，遂爾睽異。鼎乃求退，罷知紹興府。夫二人既云同心謀國，自宜先公後私，互相容讓。悻悻求去，背戾誤國矣！岳飛力圖大舉，秦檜主和議忌之，奸邪之攻君子，固無論矣！然張浚身膺重任，誓志恢復，亦因與飛論將，昧於料事知人，飛直言無隱駁之，致與己忤，不復相容，聽飛步歸廬山。此宋中興之事所以無成也！

曲端老成，善於料敵，金人望見其軍則號泣，目爲「啼哭郎君」，威望幾如岳家軍矣！張浚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聲威以圖興復。然爲王庶、吳玠所讒，而浚亦聽讒而曲殺之。端固主戰之君子；庶主戰不簽和議，玠主戰力保全蜀，浚尤爲恢復所倚之長城，亦主戰之君子也。君子竟不容於君子，宜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有悵悵叛去者也！

孝宗銳意興復，又得賢相虞允文、陳俊卿而並任之，國事自屬興而未艾。然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不可。允文請不已，孝宗意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夫俊卿雅而飭，允文果而亮，爲相皆以人才爲急務，而爲一時所倚重。而一事不合，輒求罷去，何其能以用人爲己任，不能以用己爲國謀也！宋之名臣，往往如此，國家又幾何其不衰而且滅也！